Reference

3 0112 105368820

内部參考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甲種

天一閣藏書考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印行

本所刊物為敵偽所佔時悉遭加蓋偽「中央大學」或偽「中央大學圖書館」戳記特此聲明作廢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啟

本所地址：南京天津路四號金大圖書館三樓

天一閣藏書考

陳登原著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印行

JAN 11 1966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OMNIBUS COMMUNE VINCULUM ARTIBUS

THE LIBRARY

Oriental Society
Box 721, Amherst, Mass. 01002

內部參考

天一閣藏書考目

自序……三
一　三百年前浙東藏書之盛……一—七
二　天一閣主人……八—一九
三　天一閣收藏之來原……一九—二九
四　天一閣之組織及管理……二九—四〇
五　天一閣與四庫全書……四〇—五一
六　天一閣書目及其內容……五一—七〇
七　菁華小記……七〇—八三
八　天一閣之散佚……八三—九六
九　天一閣之善後問題……九六—一〇九

附錄一　沈叔埏書天一閣書目後……………………一一〇——一一二
附錄二　繆荃孫天一閣始末記……………………一一二——一一五
附錄三　楊鐵夫重編天一閣藏書目錄序……………一一五——一一八
附錄四　重編寧波范氏天一閣圖書目錄……………一一八——一四六

天一閣藏書考

陳登原

閣在今鄞縣湖西倉後，地勢卑濕，四旁雜居勞働者，故家喬木之感，蓋云亡矣。民國十九年七月，余執教於湖西市立女子中學。課餘之暇，同人等抵掌論四明掌故，余猶憶新會梁先生談次及梨洲謝山，梁氏以爲天一閣所蓄書，實大有助於黃萬全等。因從甬上友人問天一掌故焉。

一日，久雨新霽，道路泥濘不可行，余偕友二三人，爲天一之遊。杜君天縻，年雖壯而意氣猶豪，因推爲先導。鳥歌泥滑，相向道苦；卒後雖見垣牆，顧不得其門而入。問人亦無知者。當年畫棟橫朱樓，今日塵埃在荊棘；撫今視昔，亦可哀矣。久之，始從牆叢中得一小門。鳥道紆回，屈折而入，始得見所謂天一閣者。其前則怒草雜生，靑蘚緣壁；其下則小燕呢喃，見人飛竄。所得見者，惟榜旁猶懸一木牌，鐫藏書公約；中楹有全謝山手書楹聯而已。所藏書，盡在閣上；置梯處平

日去梯，蓋以防人之私登。其處甚昏黑，幾無以辨人。想當年梨洲登閣，當亦由此梯。前修可念，爲之默爾。

因憶梨洲言：『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菌，覆護其上。」余獨以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是書者造物之所忌也。不特不覆護之，而又從而菑害之如此。』——此南雷文約天一閣藏書記中語也。「絳雲一炬，東南之文獻蕩然；」造物於人，未必慈仁。錢塘丁氏八千卷樓之所庋，吳郡黃氏百宋一廛之所蓄，曾幾何時，煙銷雲散。今聊城楊氏海源閣，又以匪氛損失聞矣。然則天一閣有四百餘年之歷史，松柏後凋，巋然猶在；余生也晚，尚得憑弔於荒蕪蔓艸之中，豈不倖歟？

別後訪戴季石先生，先生爲余師戴軒臣之父，蓋垂垂老矣。然年逾七十，矍鑠勝步履，望之如四十餘人。因詢之以藏書故實，筆錄記之，快談而出，日亦亭亭

午矣。

爾後又訪馮孟顓先生貞羣，先生雅愛蓄書，鄴架之珍甚多，蓋一今時之天一閣主人也。薛居正五代史原本，修四庫書時，諸臣已不及見。先生獨謂其書尚存人間。近人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嘗以重金徵募此書，得先生所啓示，始悉其書尚在粵中，雖曰未得，亦一快已。甯波自清季以降，詞華之習，相率成風。爲一二古文辭書二三古字，夾雜文中，即自命不可一世，如遼東豕。先生樸學深求，丹鉛不廢。挺然卓拔，此已可稱。承指引多處，尤可感也。

民國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餘姚陳登原寫記。

天一閣藏書考

陳登原

一　三百年前浙東藏書之盛

昔萬季野以布衣參修明史，『時萬老矣，而胸羅全史，信口衍說，貫串成章。……季萬據高足床上坐，錢亮工就炕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1] 以老諸生繫國史絕續之寄，非偶然也。

全謝山著經史問答於當代諸賢，時或致其不滿。獨於梨洲之學，則許爲深湛清醇。雖鄉黨自阿，賢者未能免此；然三百年浙東學術之盛，要可推知。昔人不復，今亡已夫。

雖然，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言浙東學術之盛者，極可聯想於其地藏書之盛。自古以來，蓋未有無書而能讀書者也。

蓋明季浙東之藏書家，其先於范氏天一閣者，則有四明豐氏之萬卷樓。萬卷樓主人豐坊其最著者也，『豐坊字存禮，熙之子；[2] 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鄉試第一，嘉靖二年（一五二二）進士。……家有萬卷樓，中儲書數萬卷。負郭田千餘畝，盡鬻以購書。……長州文徵明，深契坊書，每曰：「豐侍郎一點一畫，無不從古人得來。」其見重如此。』[3] 全祖望云：

豐氏爲清敏公之裔，吾鄉南宋四姓之一。……清敏之子安常，安常子治，監倉揚州，死於金難，高宗錫以恩卹，治子誼，官吏部。……蓋萬卷樓之儲，實由元祐「一○八六——一○九三」以來，啓之自吏部以後，遷居紹興，其後至庚六，遷居奉化。庚子茂四，遷居定海，茂孫寅初，明建文（一三九九——一四○二）中，官教諭。寅初子慶，眷念先疇，欲歸葬父於鄞，……（因復遷於鄞）……慶喜三百年來故居之無恙也，作十詠以志之。於是元祐以來之圖書，由甬上而紹興而奉化而定海者，復歸甬上。[4]

然則豐氏萬卷樓之所藏，匪特由於豐坊一人之癖好深嗜；其來自之淵源深遠，乃遠起於南宋，蓋亦藏書家中流傳永久者矣。

其後於天一閣者，則亦有盧址陳自舜，鄭南溪等，而其間梨洲黃氏，尤稱巨擘。蓋當清之初年，梨洲以一代大師，倡學東南；吳任臣贊爲『虞山既逝文獻有歸。』案顧甯人盛道任臣之博學；而任臣著十國春秋，嘗寓書梨洲，謂『專竢薛居正舊五代史，略爲校讎，遂爾卒業。今因仇塘兄之便，希慨寄敝齋，一月爲期。』[5] 以任臣貸書之辭覘之，黃氏所蓄，必有可觀者矣。故全祖望稱之云：

公憤科學之學，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紐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堂黃氏，吳中則絳雲樓錢氏，窮年搜討，遊屐所至，偏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爲常。[6]

君子之澤，豈不其長？繼天一閣而興起者，蓋有人矣；然皆受天一與梨洲之影響者也。

其一，爲四明陳自舜：『陳自舜，字小同，一字同亮，……黃宗羲講學甬上，自舜從之。……喜購書，其貯藏爲天一閣范氏之亞。』[7] 然則自舜之藏，殆亦聞梨洲天一之風，而興起者也。

其二，爲慈谿鄭性父子，近人所豔稱之二老閣主人也。蓋自康熙癸巳（五二年一七一三）梨洲所藏之書，厄於祝融，遺者僅得五分之一，悉歸鄭氏。[8] 故全謝山稱之云：

太沖先生最喜收書，其收羅大江以南，諸家殆徧。所得最多者，前則澹生堂祁氏，後則傳是樓徐氏，然未及編次爲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失去大半。吾友鄭丈南溪（性）理而出之。其散亂者復整，其破損者復完，尚可得三萬卷。而如薛居正五代史，乃天壤間罕遇者，已失去，可惜也。[9]

則二老閣之藏書，亦可謂善守鄉人之遺者矣。

更後於天一閣者，則有甯波盧氏之抱經樓。當時，餘姚盧文弨先生，以校勘名

家，流寓杭州，與其士大夫遊，亦建書樓，顏曰抱經。名同而實亦不相上下，世豔稱之，所謂東西兩抱經者也。鄞縣志稱抱經之主人云：

盧址字靑厓，諸生，博覽嗜古，又喜聚書，建抱經樓，藏書數萬卷，幾出天一閣上。[10]

錢竹汀又稱之云：

四明古稱文獻之邦，宋元之世，攻媿樓氏，淸容袁氏，藏書之富，甲於海內。明代儲藏家，則有天一閣范氏。而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次之。然聚多易散，惟范氏之書，巍然猶存。浙東西故家，莫能逮焉。……茲樓之構，修廣間架，皆摹天一閣；而子孫又多能讀書者，日積而月益之，罔俾范氏專美於前，是所望焉！[11]

綜上所述，可得而道者蓋有三焉：四明稱文獻邦，而明淸之交，藏弆之風尤盛。其間以天一閣爲翹楚之選，是天一之可以稱道者一也；其後起於天一閣者，大抵規模前撫，亦步亦趨，如抱經樓之修廣間架，亦求相同。然則天一閣在浙東收藏史中，殆居於傳保之地位，是其可以稱道者二也；而猶有進者：二老之書安在？抱經之

書安在？自淸修四庫已後，斯閣斯樓，寂莫無聞於世。卽問其子孫，亦無有知者。天一閣興起較早，迄今巍然猶存魯靈光之舊。中郞之才調雖亡，虎賁之容顏如昔。好古之士，徘徊而不忍去者，非無以夫。

孫峻有言：『吾浙藏書之家，曰范氏天一閣；項氏天籟閣；紐氏世學樓；祁氏澹生堂。入國朝，若曹氏倦圃；朱氏曝書亭；馬氏道古樓；趙氏小山堂；俱盛傳於世。然再傳而後，往往散佚無存，獨天一范氏，猶巋然如魯殿。』[12] 此言槪括，可用深思。卽以朱氏曝書亭而論：『榮聲有歇，閱歲如馳。竹垞荒蕪，金風冷落；零落丹鉛之本，叢殘黃墨之編。曹倉卷軸，散於四方；鄴架籤縢，歸於他姓。槿花紅糝，空餘理帙之痕；蕉葉清濃，漫蔭論文之座。』[13] 阮芸台所謂「竹垞已死雙孫老，誰曝遺書向此亭，」凄凉景色，讀之令人凄梗無旣也。

然則天一閣者，又豈特三百年來，浙東一隅之魯靈光殿而已哉？

(1) 事見阮葵生茶餘客話頁五，昭代叢書本。

(2) 明史附見卷一九一豐熙傳；『熙字原學，鄞人，布政司慶孫也。……世宗卽位，進翰林學士，興獻王大禮議起，熙偕禮官數力爭，……遂下詔獄，……竟卒於戍所。……子坊字存禮，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晚歲改名道生。』

(3) 光緒鄞縣志卷三十六，人物傳，豐坊傳。

(4) 見鮚埼亭文集外篇卷十七。

(5) 見南雷文定附錄，吳任臣來書。

(6) 文見鮚埼亭文集前編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

(7) 光緒鄞縣志卷四十一，人物傳，陳自舜傳。

(8) 詳鄭節南雷文約卷首所爲敘文。

(9) 全祖望二老閣藏書記，載於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七。

(10) 見光緒鄞縣志卷四十三，人物傳，盧址傳。

(11) 此文在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一，抱經樓記。

(12) 光緒己亥，八千卷樓書目序，「八千卷樓書目卷首。」

(13) 此胡敬重修曝書亭記中語也，見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卷六。

二 天一閣主人

一事之成，原有須賡續數人數世之力而成者。但創始之者，華路藍縷，其功自獨多爾。天一閣之創始者，卽爲范欽。光緒鄞縣志人物傳云：

范欽字堯卿，訢之孫。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進士，知隨州，有德政，陞兵部員外郎。時大功頻起，武定侯郭勛爲督，勢張甚，欽以事忤之。勛譖於帝，入獄，杖之闕下，出知袁州。大學士嚴嵩，其郡人也。嵩子世蕃，欲取宣化公宇，欽不可。世蕃怒，欲斥之。嵩曰：「是嘗抗郭武定者，以强項自喜，踣之，適高其名。但當籠絡之耳。」遂得寢，稍遷按察副使。備兵九江，九江多盜，欽令衞所各率本部，分駐水陸，以資策應。盜盡駭散。陞廣西參政，分守桂平，陞福建按察使，進雲南右布政，陟陝西左使。丁內外艱，起

補河南，陞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諸郡，禽劇寇李文彪，平其寨，錫金綺……。見政府益恣橫，恐有所累，未上疏，遽乞歸，與諸弟友愛，建祖祠，置祀產，卹親族，置宗學。

性喜藏書，起天一閣，購海內異本，列為四部。尤善收說經諸書及先輩詩文集未傳世者。浙東藏書家，以天一閣為第一，有功文獻甚大。時張時徹居大山，亦里居，與欽投閑嘯咏，主一時文柄，人稱為東海三司馬。

欽居在月湖深處，舍徑窅曲，林木翳然，不知其在城市中也。卒年八十三。

案欽，匪特愛好文藝，兼亦有功海疆者。今存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稱其嘉靖三十八年，在閩禦倭云：[2]

三十八年二月，倭寇饒平，流入漳州等處，督閫范欽，遣都指揮孫敖，會兩廣兵進剿。親率狼兵，及千戶張春等，二次斬級七十七顆，生擒九名，奪回被虜官民人口一百八十名，牛馬二百二十餘頭匹。陸續官兵，又獲真倭賊一名林居鳳，

奸細俞超張大陳元愛，接賊犯人楊二及賊馬吳絲紬絹等件。

又四十三年，會同俞大猷立功，其事尤偉：[2]

四十三年三月，倭賊屯潮之烏石流突泧水都神山溝地方，約三千餘人。都閫范欽，會同兩廣軍門吳桂芳，恭順侯吳繼爵，督兵進勦。三月二十六日，總兵俞大猷移營，五皷發兵，以福兵王詔門崇父二參將下兵，分三大枝而進。午時逼賊寨，賊率精銳出寨擺定，分兵來衝，福兵先與相持。半頃未決，俞大猷督後，急遣人斬哨長首級二顆，徧行宣示於福兵，福兵奮勇先登。王門二參將狼兵繼之，吶喊直奔賊中，大戰良久，一皷破之。

是欽之宦蹟，不特以文治顯，兼亦征倭之重要人物。世名之曰范司馬，名副其實矣。

案朱彝尊明詩綜小傳云：『范欽字堯卿，一字安卿，鄞縣人，嘉靖壬辰（一五三二）進士，累官兵部右侍郎，有天一閣集』乾隆鄞縣志，謂欽遷工部員郎，似失之不考。[8] 且世僅知欽之官兵部，而不知欽實參與征倭者也。

又案阮葵生茶客餘話云「鄞人范司馬欽，字堯卿，號東明。喜購舊本，與鳳洲（王世懋）家藏書目相較各鈔所未見書。故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爲第一」[4]是欽字堯卿，安卿，兼號東明也。

但歷來收藏之家，何代沒有？或及身而親見顚覆，或不久而華屋山邱。子孫之不肖，殆爲收藏一刦；爲牛弘所未道者。范氏天一閣，所以不如萬卷樓二老閣之速朽者，則以堯卿侍郎有賢子孫故。蓋侍郎死後，『二子方析產時，以爲書不可分；乃別出萬金，欲書者受書，欲金者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金盡而書尙存，其優劣何如也。』是則堯卿歿後，書之不卽於分散者，亦云倖焉。[5]

蓋堯卿有愛金之子，然亦有愛書之子，克承父風，故以不墮。鄞縣志之言范子也，但言『子大沖，字少明，以恩例授光祿署正，居家撫姪猶子，增置先代祀田』[6]而已。然葉昌熾『案天一閣書目所列范氏諸印，有「古司馬氏」，「萬古同心之學」，「東明山人」，「東明草堂」，「七十二峯」，「一吾廬」，「和鳴國家之盛」——均司馬印

也。「范之受氏，」「靜思齊，」「崑崙山人，」「碧沚書堂，」「范伯子子受，」「少明乾淨宇宙中人，」——皆司馬之子，少明印也。』[7] 然則堯卿侍郎，能生忻然受書之子；忻然受書者，又箕裘克紹，續為光輝擴大。則非徒侍郎為不死，卽同時同里之范大徹范汝梓，同以范氏而同起收書，其所以沒世而不聞於世者，其故蓋有在矣。

非僅有賢子，抑亦有賢孫也。

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目凡例第二云：『閣書聚於明嘉靖間，凡明季國初之書，皆非堯卿侍郎手藏。相傳侍郎曾孫潞公吏部友仲校官；玄孫載瞻大令當康雍間，均續有藏書。乾隆朝亦間以進呈。故文淵閣據范本著錄之書，國朝人著者凡七種。吏部謂范光文，校官謂范光燮，大令則范正輅也。』

光文為堯卿之曾孫，『順治六年，與弟光遇同登進士，授禮部主事，主陝西鄉試。遷吏部文選司。嘗值諸曹乏人，兼署四司事。剖決精敏，案無留牘。初為儀部時，見

同里董文和，毋妻子女，並沒入旗下，行乞於途。光文竭蹶貸金，贖歸里人高其義。天一閣藏書甲於浙東。光文復購所未備，增儲之。黃宗羲至甬上，光文導之登閣，讀所未見書。一時稱其不媿世家風流云。』[8] ——此言范光文也。

蓋范氏入淸以來，其裔支常在儒林。如光燮「鄞縣恩貢」康熙十五年爲嘉興府學訓導。[9] 秀水志稱之曰：『康熙丙辰，爲嘉興府訓導，性剛正，諸生有過，輒召而面責之。生平好善不倦，聞有至行可嘉者，必請於學使獎勵焉，祀名宦。』[10] 鄞縣志又稱其好學深思：『每閱月，延其鄉先達，率其郡之博士弟子，執經問難，教學其中。』[11] ——好學深思是其人匪能爲書厄者也。至其弟光遇，鄞縣志稱其力學：『每五鼓起，燃燈讀書，日則治生以養父。順治五年舉於鄉，次年成進士，授虜施令。』其子廷魁，其從子廷元，亦最敦內行，增先世祀產，周三黨之貧者。[12] 是其人又非能爲書厄者也。

光燮之子正輅，於侍郞爲玄孫矣：『字載瞻，康熙五年舉人。初就秀水教諭，尋

陞泉州德化縣，攝篆大田。巡撫以其蒞泉久，咨及一方利病；遂條擬十事以進。……

……子從淼以明經爲桂林通判。』[13] 是其人又非能爲書厄者也。

從淼爲范堯卿侍郎玄孫之孫，然其名仍登邑乘。世家風流之淵遠流長，殆無有過范氏者矣，此天一閣所以能久有其書也。

且也，明清之交，所在喪亂。喪亂之所以致刦藏書人能道之。如『項子京家藏書，三吳珍祕，歸之如流。然而乙酉歲（一六四五）大兵（清）至嘉禾，項氏累世之藏，盡爲千夫長汪六水所掠，蕩然無遺。』[14] 梨洲所謂：『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沉於瑤台牛篋者，一時俱出。』[15] 是也。

故當時梨洲作天一閣藏書記時，又言：『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寞。乙巳（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餘，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16] 良以兵燹以還，藏書星散；梨洲興念及此，正以美

范氏之有守也。

范氏之所以能守者，固由夫明季喪亂，浙東較爲乾淨之土。雖魯監國及張蒼水之支持勝國，昭於史冊，但以甯波一隅論之，猶得謂市廛無改也。——然昔人謂不肖子孫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藏而食也；第二謂爲蠹蟲，謂貨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奴隸而食也。[17] 三食之徒，何家無之？藏書散佚，不全關於兵燹；以此益知范氏之難矣。故梨洲在康熙十八年己未，爲作天一閣藏書記，其言云：[16]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册故書，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一生之精力，埋沒於敝紙渝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是書者，

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菑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改，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數家。千頃堂之書，吾宗兄比部明立所聚；……曹秋岳倦圃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即數范氏……。幸勿等之雲烟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亦未必不然也。

此即以范氏書稱傳之久，推挹於范氏子孫之能永永保有而歸美於光燮父子焉。光燮正輅已後，范氏子孫之有名者，爲范懋柱。蓋正輅『子從龕字贊禹。以明經爲鄖陽通判，再任桂林。從夔字石諧，康熙三十八年舉人，從龕孫懋柱字漢衡，諸生；以先世藏書進御，錄入四庫。詔賜圖書集成萬卷，當時榮之』。[18] 懋柱獻書，蓋已爲乾隆間人，上距堯卿侍郎已及七世。語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范氏蓋猶過之。

然細案之，堯卿曾孫光文光遇光燮，或曾捷公車，或出任教官。是清初之范氏，能克繩祖武，支撐門第也。玄孫正輅，則僅及鄉貢矣。正輅之子，又僅爲明經矣。下及懋柱，以老諸生應清廷徵書之命，幸以徵書而名傳邑乘；否則亦老死牖下者爾。家運隆替，自來不免；不足爲范氏惋惜也。

故自懋柱已後，范氏世乏通人；與其先世之名列儒林者，不無滄桑之異，故今日亦無得而稽考云。據甬上人士之熟知范氏家乘者，竟謂今時范氏子孫，除一人爲小學教師而外，餘皆樸質不文。然則閣中藏書，所以自懋柱而後而日就散佚者，其故有在。故家喬木，有時而廢；君子之澤，有時而斬；然則書以人聚，書以人散，吾固不勝感慨係之矣！

(1) 見光緒鄞縣志卷三十六人物傳十一，頁十八至十九，

(2) 巽域周咨錄卷三頁十一，又頁十四。

(3) 見乾隆鄞縣志卷十六，頁一。

(4) 見阮葵生茶餘客話第三十九葉，（昭代叢書本）。

(5) 全祖望天一閣藏書記，在鮚埼亭集外篇卷十七。

(6) 附見光緒鄞縣志卷三十六，范欽傳。

(7) 此据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三。

(8) 字谿公，見乾隆鄞縣志卷十七頁一，亦見光緒鄞縣志卷四十一，人物傳十六頁一。

(9) 見嘉慶嘉興府志官師表一，頁三十三。

(10) 見同上，卷四十二，名宦一，頁五〇。

(11) 光緒鄞縣志卷四十一，人物傳十六，頁三十七，引劉理希聖堂經義講會序。

(12) 乾隆鄞縣志卷十七，頁一至二，亦見光緒志卷四十一，人物傳十六，頁一至二。

(13) 此據乾隆志卷十七，頁二十九。案光緒志卷四十一，人物傳十六，頁三七至頁八范正輅傳云：『正輅淹貫經史，康熙五年舉人。十六年，授秀水教諭。時光燮官嘉興府學訓導，父子竝司教鐸。公餘趨庭，歡甚。十七年，聘考江南，所拔多知名士。重修縣學，編輯縣志』所言較舊

志爲詳。

(14) 見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上，(知不足齋叢書本)。

(15) 語見南雷文約卷四，傳是樓藏書記。

(16) 同上，天一閣藏書記。

(17) 此爲唐咸通中荊州儒士唐五經所云，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三。

(18) 見光緒鄞縣志卷四十一，人物傳十六，頁三十八，范正輅附傳。

三 天一閣收藏之來原

明乎上述，可知天一收弆得以范懋柱爲中斷之點。自此以上溯至有明嘉靖，凡二百餘年，爲書之收藏時期。自此下訖於勝清之末，凡百五十年，爲書之散佚時期。

至於其書之大宗來原，固亦淵源有自。可分爲三大支言之：

一則曰范氏所有，蓋多本於豐氏萬卷樓之故物也。全祖望謂：『是閣肇始於明嘉靖間，而閣中之書，不自嘉靖始，固城西豐氏萬卷樓舊物也。』蓋豐氏自豐慶以後，經子豐耘以至豐熙，代有聞人；故其聚書之多，亦莫與比。[1]

迨熙子道生，晚得心疾，潦倒於書淫墨癖之中，喪失其家殆盡。而樓上之書，凡宋刊及寫本，爲門生輩竊去者，幾十之六。其存者又遭大火。所存無幾。范侍郎欽，素好藏書。先時嘗從道生鈔書，且求其作藏書記。至是，以其幸存之幾，歸於是閣。又稍從弇州互鈔，以增益之。雖未能復豐氏之舊，然亦雄視浙東矣，

案『坊多警敏長談經史。辨證鑿鑿，於天下書靡所不讀，靡所不貫。但滑稽玩世，徜徉自恣。以是積尤於人，妒喙交張，競掩其長。誣以讕語，後更名道生，字人翁，』(2) 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云：『潦倒書淫墨癖中，滑稽乃有此人翁；紫清舊宅歸來日，元祐圖書一旦空。』[3] 卽爲存禮咏也。

然豐坊之書，喜作僞以欺人。吳肅公云：『豐道生坊家蓄古碑刻甚富。一一臨摹，自大小篆，古今隸草，無不明了。其中得意處，殘篇小碣，人驟見之，莫以爲今人！』[4] 此言豐氏之贋造法書也。又云：『豐存禮坊高才弔詭；十三經皆鈎新索隱，托名古本。或詐云得之異域。臨摹碑刻，撰定法書，以真易贋，人莫能詰！』[5] 是豐氏於碑刻以外，固又僞造經籍焉。

全祖望謂范欽雖承受豐氏之故物，然有淸鑒而無妄作，則繼起者，固愈於前修也。其言曰：[6]

范侍郎天一閣書目，所載者祇雕本寫本耳。余之登是閣者最數，其閣之塵封，衫袖所拂拭者多矣。獨有一架，范氏子弟，未嘗發視，詢之乃碑也。……余訂之，爲目一通，附於其書目之後。金石之學，別爲一家；古人之嗜之者謂其殘編斷簡，亦有足以及補史氏之闕。……范侍郎之喜金石，蓋亦豐氏之餘風。但豐氏

萬卷樓石刻，有爲世間所絕無者。……侍郎所得雖少遜，然手自題籤，精細詳審，並記其所得之歲月，其風韻如此。豐氏一習古篆隸之文，卽欣然技癢，僞作邯鄲淳輩，以欺世。侍郎則有淸鑒而無妄作，是其勝豐氏者也。

然則天一閣之所貯，匪特吸收萬卷樓之書籍；兼亦保存其金石。君子之澤，雖曰有時而斬；明乎萬卷樓與天一閣之關係，以及天一閣金石之富，豐氏亦可謂不朽矣。

二則曰：范欽個人所購鈔也。

欽宦跡所至，如是其廣；宦運亦如是其亨通；又以退休之年，克享高年，則其羅致，自有可觀者。戴季石先生爲予言：「當時之天一閣，郡人至呼爲天一角；言彼蒼廣漠，范氏實占其一偶。富厚奐麗，足以覘世家之盛矣。」案阮葵生云：[7]

鄞人范司馬欽字堯卿號東明，喜購舊本，與鳳洲家藏書目相較，各鈔所未見書。故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爲第一。

又案錢大昕云：8

余嘗讀弇洲（王世貞）續稿，答范司馬小簡，有書籍互相借鈔之約。今檢園令趙君碑背面，有侍郎手書「鳳洲送」三字。風流好事，令人嘆羨不置。顧弇山園書畫，不五十年盡歸他姓；而范氏所藏，閱三百年手澤無恙；此則後嗣之多賢，尤足深羨者矣。

昔人稱王弇洲爲弇山園藏書三萬卷，二典不與，構藏經閣貯之。范欽侍郎在日，與之有互鈔之約，則侍郎當年，收藏已勤敏富厚；不亦可以想見耶？

然侍郎匪僅借鈔於弇洲也。今存范氏天一閣舊鈔本吹劍錄外集跋云：『是書，余借之揚州守芝山。冗病相纏，委致几閣。亦且數月。夏五下旬乃抽閑錄之，四日而就。念予善忘，擲筆固不能一一憶也。辛亥歲甬東范欽識。』9 范欽借鈔之廣，不限於一時一地，可覘之矣。

三則曰范大徹之故物也。

案與范欽同時同地同姓而同爲藏書者，有范汝梓范大徹二人。浙東一隅，篤生三范事亦奇矣。乾隆鄞縣志云：[10]

范汝梓字君材，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性嗜學，所積四部，與族人欽大徹略等。

至於大徹，則鄞縣志稱其好書之癖云：

讀書好古年二十六，從仲父欽游京師。……酷嗜抄書，每見人有寫本未傳，必苦借之。長安邸中，所養書傭，多至二三十人。……年六十七致仕；築室西郊，緇經閱史，評畫品書者垂二十年。……初仲父欽歸里，起天一閣，藏書稱盛。大徹數從借觀，欽不時應。大徹拂然，益徧搜海內異書祕本，不卹重値，購充其家。凡得一種，知爲天一閣所未有，輒具酒茗，迎欽至其家，以所得書置几上。欽閱之，默然而去。其嗜好相尙如是。[11]

二老閣主人鄭梁，曾爲訥菴范公傳，亦言其好書之癖，不減范欽：[12]

訥菴范公，諱大徹，字子宣，又字子靜。從仲父兵部右侍郎欽遊京師，官鴻臚寺序班，使流球朝鮮遼東等處。璽書七下，月俸所入，輒以聚書。聞人有鈔本，多方借之。長安邸中嘗雇善書者謄寫，多至二三十人。……所著有灌雲叢談，臥雲山房遺稿。

大徹之後嗣，雖未克久擁其書；然收藏之盛，籤題裝輯之美，亦未必不似堯卿。陳怡庭壽范簡齋七十序云：[12]

鄞邑好古藏書之家，豐氏而後，首推范氏。然人知司馬東明公之所藏特富，而不知訥菴公爲其猶子，其所藏不至如南北阮也。百餘年來，故家皂隸，華屋山邱；司馬天一閣之名聞天下；然論其裝題籤輯，弈世如新，則鴻臚手澤，擬諸司馬，正如石崇之於王愷矣。

此均言大徹收藏之盛也。

又有說者，大徹曾教讀嚴東樓家，東樓家有鈐山堂藏書，大徹縱觀之餘，曾爲題籤。東樓之敗也，宅被籍沒，而大徹以久處其家，又適爲前導且擇有己所籤題者，付丙丁以滅迹。嚴氏旣夷，朝廷賞大徹功，因分嚴書一部分與之。嚴以權相，而又有好書之癖，其所得積，自有可觀。因而，大徹家所弆精本，人謂其或出於嚴氏云云。13

但嚴氏之書未必盡入范氏，卽曰有之。式古堂書畫攷云：「嚴氏書品冊頁目，手鈔宋元書籍二千六百十三本沒入大內；一應經史子集等書，計五千八百五十三部套，發各儒學貯收。一應佛道各經訣，發各寺觀供誦。」王弇州朝野異聞錄云：『籍沒嚴嵩家宋版書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則謂大徹所得，出於嚴氏者，人言云云，或屬流傳失實。張栻有言：「文獻有徵，不敢存疑；」今玆所述，聊以備後人考信之資云爾。

雖然，以大徹與堯卿之嗜好相尙，長安邸中，多雇善書者，謄寫多至二三十人；則其收藏之富，卽不借助於鈐山之嚴，要亦大有可觀者。孟顓君云：『阮元天一閣

書目，已併合大徽之藏。』故阮氏天一閣書目所列收藏印記，即有大徽之印。葉昌熾云：[14]

又按天祿琳琅：初學記有「范大徽印，」「子宣文，」「西園生平樂事，」「滄州外史。」藝文類聚有「范氏子宣，」「明州范生，」「臥雲寶墨齋，」「四明真逸，」「南海釣者，」「典屬國印，」「典客侍從之臣，」「勾章灌園叟，」「對此展玩咀嚼，」「自爲葛天之民，」「金峨玉璣，」「丹山赤水，」諸朱記，皆子宣印也。

然則天一閣之收藏，殆併二范而爲一。故老傳說或有可徵。惜於何時併入，今已無可稽究，此則深有望於專掌故者之垂意焉。

綜而言之：計范氏收藏之三大支，無一非精美奐麗者：以堯卿侍郎之宦跡廣遠，深嗜雅好，垂老隱居，克享高年。重之以豐氏萬卷樓之年禩越遠之故家文物，又重之以大徽家勢均力敵之弆。不嫌細流，故成其大；況以江河，並注於此？然則浙東

三百年來之收藏家，所以推天一閣為第一者，固非尋常之偶然歟！

(1) 見所著鮚埼亭文集外篇卷十七，天一閣藏書記。

(2) 見光緒鄞縣志卷三十六，人物十一，頁三—四。

(3) 見藏書紀事詩卷二。

(4) 記於吳肅公明語林卷十。

(5) 見同上卷十二詐譎門。

(6) 見鮚埼亭文集外篇卷十七天一閣碑目記。

(7) 茶餘客話頁三十九上（昭代叢書本）。

(8) 見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天一閣碑目記。

(9) 見江蘇國學圖書館第三年刊，善本書題跋輯錄頁二十二。

(10) 乾隆鄞縣志卷十六，頁二十七。

(11) 光緒鄞縣志卷三十六，引甬上耆舊傳。

(12) 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三引。

(13) 此爲范氏後人范文甫語。孟顗君云：文甫雖業醫有名，然能詩；亦今時甬上耆舊也。

四　天一閣之組織及管理

內容如此浩繁，歷時如此久遠，天一閣之構造及管理，誠有足令吾人以垂意者。

光緒鄞縣志云：『范侍郎宅，預備倉右兵部侍郎欽所居。』此記欽所居也。又云：『天一閣，范欽宅之東偏，左瞰月湖；爲浙東藏書家第一。』[1] 實則所謂左瞰月湖者，似未得敘述之真。三十年來，滄桑想未至變易。天一閣之東距月湖，固且里許；偪處千百廬舍中，無從爲月湖之瞰也。

阮元謂「閣不甚大，地甚卑濕，」若以表面之印象而論，則余實有同感。況值

余爲此游，梅黃時雨，滿壁青苔蕪穢不治。正空梁落燕泥時也。幸庋弆皆在閣上，故雖卑濕，不得爲閣書災耳。

除閣基卑濕不足道外，天一兩字之來自，則頗有足爲談助者。阮元之言曰：『海內藏書之家最久者，今惟甯波范氏天一閣，巋然獨存。其藏書在閣之上，閣通六間爲一，而以書廚間之；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也。』[2] 全祖望之言曰：『閣之初建也，鑿一池於其下；環植竹木，然尙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吳道士龍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書，而有記於其陰。大喜，以爲適是與閣鑿池之意相合。』[3] 此天一之名之所由起也。

故今日之天一閣，閣上並不分間，但羅列書廚二十八具；屛蔽成行。其所以具數爲二十八者，則蓋有取乎天下之二十八宿。乾隆中，閣主人後裔范懋柱，以應詔獻家藏書，得欽賜圖書集成一部，計一萬卷，分裝五櫃，供奉於中，則星宿四立，拱於紫微，殆以重皇室也。

余夙持藝林四厄之論，以爲典籍聚散，政治上之推移擢毀，是爲一厄；水火之相乘而至，是爲二厄；刀兵寇盜之災，是爲三厄；而子孫不肖，舉先世收藏，貨以爲貲，則其第四厄矣。至於蟲害之來，則大抵因潮濕而生，與水厄似可相提並論也。

天一閣將何以防火耶？

吳翌鳳東齋脞語云：『明季藏書，浙中爲盛；而鄞縣范氏天一閣尤富。立法亦甚善。其書不借人，不出閣；子孫有志者，就閣讀之，故無散佚之患。其閣四面皆水，讀者不許夜登，不嗜煙草，故永無火患，迄今三百年，雖佚十之四五，然所存尚可觀也。』[4] 按所謂四面皆水者，全屬子虛烏有之談。閣四面去水，皆在半里以外，僅閣南有一小池，閣亦尋常用木植非，如曹氏石倉，有防火之效也。

揣其所以免於火者，殆在於不使持煙火者入內。故三四百年以來，得未逢祝融之稅駕。阮元天一閣書目序云：『此閣構於月湖之西，牆圍周圍，林木陰翳。閣旁

略有池石，與闤闠相遠寬閑靜宓，不使持煙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2] 防火之效，此可見之。又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繆荃孫亦嘗登閣矣。其言曰：

內兄夏閏枝守甯波，余欲登樓觀書，閏枝於八月間與范氏訂約至次年始得復。定期三月十八日，余於十三日，自江寧赴之。十五日到鄞，十八日到閣，范氏派二庠生衣冠迎太守，茶畢登閣；約不攜星火。[5]

清之季世，所在無不以煙草餉客；其風固如今日。況以太守之尊乎？此所謂相約不攜星火者，蓋范氏家法之嚴，垂三四百年而不渝；談藏書史者，可以知愛重典籍，辟免祝融之道，古人固常在念中也。

至於水及蟲患，天一閣何以免此？如何防護，而克致今日之久遠耶？三百年來，乾燥無蠹；阮芸臺固以是而致其奇異矣。定香亭筆談云：『范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百年，海內藏書之家，惟此巋然獨存。余兩登此閣，閣不甚大地甚卑濕。而列匱書

乾燥無蟲蝕，是可異也。』[6] 蓋身歷其境者，固將與之同感。案宋人周密云：『黏經縫用生糊，乃是用生豆研絕細，以水生調黏之。此是金壁蓀所傳。背書作小粉，熟作糊，爲熟餬用。既不霉，又堅牢，且不爲鍋蟲所傷。』[7] 然則於蟲蛀之壞書，匪特今人慮之，卽古人亦思所辟此；芸臺登閣，見其無蛀，固無怪其驚異也。

相傳天一閣閣中書，書葉內夾有芸草以避蠹，書架架底則又置有浮石，云可以免於潮濕。今閣中之書，蠹害固無不免；[8] 范氏子孫，例於黃梅節後，公集曝書。（按閣門平日不輕易啓放，此蓋爲參觀閣書者登閣之一機會矣。）第所謂芸草者，已不可得而見。架底之石，雖云尙在，然其效何似，要亦不可得而知矣。

天一閣「芸草」之掌故，只見於故老之口舌流傳；余雖見謝堃，有關於芸草之故事，載於其所箸春草堂集：[9]

鄞縣錢氏女，名繡芸，范茂才邦柱室，邱鐵卿太守內姪女也。性嗜書，凡聞世有奇異之書，多方購之。嘗聞太守言：「范氏天一閣，藏書甚富，內多世所罕見者。

秉藏芸草一本，色淡綠而不甚枯。三百年來，書不生蠹，草之功也。」女聞而慕之，繡芸草數百本，猶不能輟；繡芸之名，由此始。父母愛女甚，揣其情，不忍拂其意，遂歸范。廟見後，乞茂才一見芸草，茂才以婦女禁例對。女則恍如所失，由是病，病且劇，泣謂茂才曰：「我之所以來汝家者，爲芸草也；芸草既不可見，生亦何爲？君如憐妾，死葬閣之左近，妾瞑目矣。」

然則言之鑿鑿而仍不免於鑿空之譏；世固無見其芸草者也。蓋以後日登閣閱書者之筆錄言之，稍遠如錢竹汀，則竹汀之言曰：『拂塵祛蠹，手披目覽。』[10] 稍近，如繆荃孫，荃孫之言曰：「但見書帙亂疊，水濕破爛，零篇散葉，鼠嚙蟲穿，迴非阮文達公所云。」（原註：定香亭筆談，「予兩登是閣，地甚卑濕，而列匱書乾燥無蠹蝕，大可異。」）[5] 然則浮石芸草之力，果有之耶？抑無之耶？抑石木之精華，不足以敵歲月之久湮耶？是不可得而知之矣！

然數百年來，得果蟲腹；天一閣應無憾爾。其更有進者，豐氏萬卷樓之儲，及身而爲人竊去者，十之五六。子孫之不肖，有力者之侵陵，古往今來，固收藏一浩刦也。范氏何術以免於散佚乎？

一言以蔽之，則消極之禁遏政策而已。

案阮元天一閣書目記，述天一閣之所以悠久者，厥有二故。一則以其防火之善，所以永久；其一則以其封閉甚嚴也。其言曰：[2]

又司馬沒後，封閉甚嚴。凡各廚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鑰。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擯逐不與祭。其例嚴密如是，所以能久二也。

案「子孫無故開門入閣，罰不與祭……」之禁牌，今尚高懸閣下，朝市屢易，而此例仍舊，雖非司馬原物，然有以見司馬立法之嚴矣。至於子孫分掌鎖鑰，據繆荃孫

云：[5]

余欲登閣觀書，閏枝於八月間與范氏訂約，至次年始得復。司馬後人一百有二家，須均允乃得登，此舊例也。

但繆氏僅云登閣閱書，須得百二後人之同意，未言鎖鑰卽有百二也。孟頫君語余；范氏後人雖夥，大抵可分爲六房。六房分掌六鑰，必合之乃得啓。歲時啓閣曝書，房長咸集，非一人所得左右。然則啓閣固自不易，范氏以外之欲登閣者，勢更難矣。

然以曩時閣書之富，防止散逸，立法又如是其嚴；謝絕人之參觀，又如是其峻拒。而身非范氏，破戒登樓者，蓋有人矣。

黃梨洲云：『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一六七三康熙十二年）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11] 余見鄞縣志范光文傳云：『光文字潞公，欽曾孫。……其家天一閣藏書，

甲於浙東；光文復購所未備，增儲之。黃宗羲至甬上，光文導之登閣，讀所未見書。一時稱其不媿世家風流云。』[12] 案友仲爲光燮子，此云光文，未知孰是？然梨洲以一代學人，破戒登樓，則固無可疑者矣。

故葉昌熾詩云『烟波四面閣玲瓏，第一登臨是太冲；三百年來無恙在，買舟欲訪古勾東。』[13] 「烟波四面」語固失實；而梨洲之第一登臨，則殆人無異辭。

故全祖望云：『是閣之書，明時無人過而問者。初黃先生太冲，始破例登之；於是崑山徐尙書健菴，聞而來鈔。其後登斯閣者，萬徵君季野（斯同），又其後，則馮處士南耕。而海寧陳詹事廣陵纂賦彙，亦嘗求之閣中。』[17] 而祖望弱冠時，『是時陸氏南軒，陳氏雲在樓藏書，尙未散，徧讀之，猶以爲未足。復登范氏天一閣，搜閱其祕本』[14] 是祖望亦嘗登閣讀書矣。

全氏以後，如錢竹汀則爲天一閣編金石目；阮文達則爲之編天一閣書目；薛福成則爲編天一閣見存書目。或爲名宦，或爲耆宿，是則閣雖禁祕，而固未嘗禁閉

焉。

錢竹汀題崇文總目云：『崇文總目一册，余友汪炤少山游浙東，從范氏天一閣鈔得之。其書有目而無敍釋，每書之下，多注缺字；陳直齋所見，蓋即此本。題云紹興改定，今不復見題字；或後人傳鈔去之耳。』[15] 然則竹汀之友，固有登閣者矣。

阮元之言曰：「海鹽張芑堂燕昌……名望素符，真士無虛聲也。尤嗜金石，嘗自摹吉金貞石文字，爲金石契。又嘗登范氏天一閣，摹北宋石鼓文以歸，而勒石於海鹽。」[16] 是芸臺之友，亦有登閣發書者矣。

綜言之：閣初起時，禁閉固甚嚴；閱世既遠，而海內士夫之聞名叩閣者，踵相接也。閣主人亦斤斤不能自持昔日之禁遏政策矣。閣主人既不能自持其禁遏政策，而事變迭乘，閣書亦漸告散逸；亦可悲已。然閣之管理方法，迄爲清人所傾倒。故阮元作焦山書藏條例，[18] 謂「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烟鐙毋許近樓，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然則天一閣之禁遏政策，在藏書史中，又不得不謂之無影響也。

(1) 文見光緒鄞縣志卷六十四古蹟門。

(2) 阮元天一閣書目序，載于天一閣書目卷首，此文成於嘉慶十三年。

(3) 鮚埼亭文集外編卷十七天一閣藏書記。

(4) 吳翌鳳東齋脞語頁二，（昭代叢書本）。

(5) 見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卷三乙丁稿天一閣始末記。

(6) 見阮元定香亭筆談頁十，（昭代叢書本）。

(7) 此據南宋人周密志雅堂雜鈔卷下所記。

(8) 光緒間薛福成宦甬時，訂天一閣見存書目，其凡例第五云：『其缺蝕破損……則方圜待補』云。

(9) 見謝堃春草堂集卷三十二，「穪芸條」，又案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三）云：『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間葉間微白如粉汚，辟蠹殊驗，余判招文館時，曾得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祕閣，後今不復有存者。』

然則芸草之說，由來久矣。

(10) 見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天一閣碑目記。

(11) 南雷文約卷四，天一閣藏書記。

(12) 光緒鄞縣志卷四十一，人物傳十六頁一。

(13) 見所著藏書記事詩卷三。

(14) 見乾隆鄞縣志卷十七全祖望傳。

(15)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崇文總目條。

(16) 定香亭筆談頁七下，(昭代叢書本)。

(17) 見鮚埼亭文集外編卷十七，天一閣碑目記。

(18) 見揅經室三集卷二，焦山書藏記附條例。

五　天一閣與四庫全書

然天一閣之所以名聞於世者，半固由於學者之欽仰；半亦有賴於清修四庫

時所宣揚之功績。蓋自范友仲導梨洲登閣以後，其四世孫懋柱，適當清高宗之大啓文運，而懋柱遂以獻先世藏書聞矣。

東華錄稱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二月乙丑：『軍機大臣等議覆安徽學政朱筠條奏搜緝遺書事宜。一、漢唐遺書已少，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及九流百家子史，餘苦別無刋本。請購取官鈔等語。應遵奉前旨，如係家藏未刋之書，繕錄副本，將原本給還，仍令各省妥協蒐采。』此私人所以獻書之先聲也。

然在懋柱未曾應詔獻書以前，清廷似已先聞其名，而有類乎按圖索驥者。故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十九日上諭：『昨以各省采訪遺書，奏到者甚爲寥寥。已明降諭旨，詳切曉諭，予以半年之限，令各督撫從速妥辦矣。遺籍珍藏，固隨地均有；而江浙人文淵藪，其流傳較別省更多。果能切實搜尋，自無不漸臻美備。聞東南從前藏書最富之家，如崑山徐氏之傳是樓，常熟錢氏之述古堂，嘉興項氏之天籟閣，朱氏之曝書亭，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寧波范氏之天一閣，皆其著名者。』是懋柱未獻書

前，清人已知有天一閣之名矣。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范懋柱乃應詔進書。是年五月十七日上諭：『前經三寶奏，……曾傳諭該撫，以外省進到之書大小長短不齊，留之無益。將來辦竣，仍給還各本省，自行收藏。……今復據三寶續購遺書開單具奏，並稱天一閣後人范懋柱等具呈，請抒誠願獻等語。該撫想尙未接奉前旨，是以復爲此奏。現已明降諭旨：凡各省解到之書，鈔錄已竣，概令給還各本家珍守。所有范懋柱等呈出各書，著三寶先傳諭伊等，將來解京鈔畢，仍發回浙省，令其領取收藏。再該撫摺內，又稱范氏藏書中有與前奏單內各書重複者頗多，已經檢除等語；此等檢出書籍，自應先行給還。著傳諭三寶，即將檢存各書，點明若干部，每部若干本，委派妥員，齎交范懋柱收領。並留心稽察，毋任承辦之員，從中扣留缺少，及吏胥等藉端勒索。』

徵之於上，則知懋柱獻書之時，其書未曾到京前，已經浙省一度檢除。其原呈之書，較之於呈送到京者，其數量當更可觀也。

鄞縣志云：『國朝乾隆三十九年，生員范懋柱，進呈書籍六百二種。附二老閣書九十四種。計五千二百五十八卷。詔進到各書，俟鈔錄已竣，給還本家珍守。』[1]然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浙江采集遺書總錄，則知天一閣進呈到京之書，共得六百三十八部。而四庫書之依天一閣本以著錄者，計九十六部；其存目者，計三百七十七部。合兩者之和，共爲四百七十三部。——此與鄞縣志所云，不無些微出入焉。

且此四百七十三部之進呈書，其中有爲阮元天一閣書目所不及載者。更可知當時進呈之書，固不止此數；即由天一閣送達浙省者，亦不止六百三十八部矣。

雖然，當日應詔獻書者，固不僅范氏一家。江浙爲人文薈萃之區，故呈獻者種數尤多，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上諭：[2]

國家當文治修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蒐羅大備，以充策府，而裨藝林，

因降旨命各督撫加意采訪，彙上於朝。旋據各省陸續奏送，而江浙兩省藏書家，呈獻者種數尤多。廷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詞臣分別校勘，應刊應錄，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上者，並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爲評咏，題識簡端。

當時范氏進獻之書，其曾蒙淸高宗之御筆題詩者，爲周易要義十卷，宋魏了翁纂。意林五卷，唐馬總纂。意林之上，御題詩云：『五卷終於物理論，太玄經下已亡之。設非天一閣珍弆，片羽安能忻見斯？』周易要義上，御題詩云：『四庫廣搜羅。懋柱出珍藏。』雖日後四庫定本，未依閣書著錄；[3] 然在專制政體之炎威以下，懋柱身不過一諸生，得以上徹天聽，亦可謂恩幸異常矣。

又，當日進呈藏書，而得恩賞古今圖書集成者，共有四人。而天一閣之後人范懋柱，卽其中之一。蓋三十九年上諭中又云：[2]

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兩淮之馬裕

四家，爲數至五六七百種。皆其累世弆藏，子孫克守其業，甚可嘉尙。因思內府所有古今圖書集成，爲書城鉅觀，人間罕覯。此等世守陳編之家，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貽。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馬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爲好古之勸。

然鮑汪馬等，均係淸代新進之藏書家，資望較淺，未如范氏天一之藏起自前明，累久而不散不壞，能令人起故家喬木之感焉！

故家喬木，資望較高，藏之久而不散，固縈淸高宗之夢寐矣。其最大之表現，則四庫書之庋藏，在北京起文淵閣時，其『款式』全依范氏天一閣。蓋以天一閣之久而不散，故閣之建築方式，有以引人之羡企，羡企其得時長也。鄞縣志記其事云：

1

國朝乾隆三十九年，生員范懋柱進呈書籍六百二種，附二老閣書九十四種，

金陵大學中國

共五千二百五十八卷；詔進到各書，俟鈔錄已竣，給還本家珍守。五月，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共一萬卷。六月，諭杭州織造寅著至閣中看其房間制造之法，並書架款式，逐具準樣，開明丈尺，進呈御覽。

鄞縣志記在六月，而東華錄則記之於五月；蓋前者據寅著之到閣，後者據清帝之下諭耳。是年五月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浙江甯波府范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因加恩賞給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以示嘉獎。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著傳諭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甎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逐成準樣，開明丈尺呈覽。寅著未至其家之前，可豫邀范懋柱，與之相見。告以奉旨：「因聞其家藏書房屋書架，造作甚佳，留傳經久；今辦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欲倣其藏書之法，以垂久遠。故令我親自看明式樣呈覽。爾可同我前往指說。」如此明白宣諭，使其曉然；勿稍驚疑，方爲妥協。將此傳諭知之，仍著卽覆奏。』此天一閣爲清帝所渴慕之絕

好證佐也。

其後寅著覆奏：『天一閣在范氏宅東，坐北向南，左右磚甃爲垣，前後簷上下均設窗門。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間。西偏一間，安置樓梯；東邊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濕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間，排列大櫥十口，內六櫥，前後有門，兩面貯書，取其透風。後列中櫥二口，小櫥二口。又西一間，排列中櫥十二口，櫥下各置英石一塊，以收潮濕。閣前鑿池，其東北隅又爲曲池，傳聞鑿池之始，土中隱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義，即以名閣。閣用六間，取「地六成之」之義，是以高下深廣，及書櫥數目尺寸，俱含六數，特繪圖具奏。』[4] 此寅著所報告之天一閣也。

寅著報告後，同年十月，清帝即命建文淵閣於文華殿後，御製文淵閣記云：[5]

凡事豫則立，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則不可不宿構。宮禁之中，不得其地；爰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待之。……閣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閣，而其詳，則見於御園文淵閣之記。

案寅著之赴甬謚量在乾隆三十九年之夏；而文淵之建，乃在同年十月。其時離第一分四庫全書之告成，爲時尚有五年。（第一分四庫全書，成於四十七年正月丙寅。盛京文溯閣，建於正月乙卯，同年二月己巳，以四庫全書成，上御文淵閣賜宴，並賞賚有差。）——然則書未成時，而天一閣之式樣，已爲清帝所采用矣。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稱：『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造文淵閣於北京紫禁城內；文源閣於圓明園；文溯閣於天津；文津閣於熱河；爲貯藏之所。』案內庭四閣之建，先後閱時不遠；如文源在圓明園內映水蘭香之北稍西，固亦起於乾隆之三十九年者。而君山謂『獨紫禁城內之文淵閣建造式，倣浙江范氏天一閣爲之』然吾案沈兆澐云：[6]

書成繕寫四分：仿浙江范氏天一閣式，建閣藏庋。大內曰文淵，圓明園曰文源，盛京曰文溯，熱河曰文津。

是則以內廷四閣，均規撫范氏天一者矣。文津文源，雖不得謂之亦摹天一；而文淵

借鏡於范氏，其事固歷歷可考。曠世之榮，匪特鮑氏汪氏所不及；卽論西學未來前，中國藏書建築之技術者，吾人亦不得舍范氏天一閣於不道矣，此誠私人藏弆者稀有之事也！

綜上云云：天一閣在大開文運中史的位置，非僅裒集收藏，深可嘉尚；非僅恩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得鈐賜書樓印；非僅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爲收藏之家，卽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之末；非僅偶有善本，得膺御筆題詩；卽閣之構製，亦縈帝王之夢寐，而爲文淵閣建築之模式。——以進書故而得賞者，固不僅天一范氏；然范氏之寵榮，則固有以異於鮑氏汪氏馬氏者矣。

故懋柱獻書以後，乾隆『四十四年六月，賜西域得勝圖三十二幅；五十二年二月；賜金川得勝圖十二幅。』[1] 此二次之恩賜，離獻書之時已遠；不應與進書得賞；相提而論。殆以好大喜功之清高宗，震訝於范氏收藏，易代不衰，故欲假天一閣

以流傳保存其令名耶?

孟頲君爲余言，天一閣上，貯圖書集成一部。異日淸社未屋時，登斯屋者，類須佇立，不得命坐。此蓋范氏假以自榮其恩遇。又云：盧址爲抱經樓藏書，羨天一閣之有圖書集成也，竟至北京，購得圖書集成底稿以歸；以爲抗衡范氏之資。當時一爲底稿，一爲賜書，珠玉交映，競美一時。錢竹汀來甬之時，甬人蓋引以爲藝林佳話。今抱經之書，不知流落誰家?而閣時較久之范氏天一閣，尙有殘卷剩帙；點綴於夕陽荒艸之間。世世子孫，如護目睛；震川呵護之言，其殆有時而驗耶?

（1）見光緒鄞縣志卷六十四，古蹟四頁二十八——三〇天一閣條。

（2）見東華續錄卷三十，頁八——九。

（3）但四庫之周易要義十卷係據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著錄。（見總目提要卷三經部易類三）。其意林五卷，則據江蘇巡撫采進本著錄。提要云：今世所行有二本，一爲范氏

天一閣寫本，多所佚脫。是以御題詩有「太玄已下竟亡之」之句。此本爲江蘇巡撫所續進，乃明嘉靖己丑廖自顯所刻，較范氏本少戴（叔倫）柳（伯存）二序，而首尾特完整。』

蓋此書散佚已久，即四庫著錄者，亦疑爲僅得原書之半焉。

（4）見東華續錄卷三〇，頁十——十一。

（5）見同上頁三十一。

（6）見蓬窗附錄卷上，（畿輔叢書本）。

六 天一閣書目及其內容

然則天一閣之於四庫全書，殆不以進呈藏書著，而以其以源遠流長著也。此源遠流長之藏書樓，其書目自有可以令人注意者。

明嘉靖間，范堯卿既創爲藏書，又吸收豐氏萬卷樓之遺物，則必需訂有書目，以資統理，亦可想知。且其手訂之目，當必甚有可觀；兼可以覘天一閣初起時之景

相焉。

第鄞縣志藝文門，載堯卿侍郎手著之書，有文臣爵謚一卷；革朝遺忠錄一卷，奏議四卷，光緒間，薛福成登閣閱書時，於范氏之家著除上述三者以外，尚有古歌謠一冊，暨天一閣集三十二卷。[1] 言范氏家著者語皆不及堯卿侍郎所手定之書目也。

首引堯卿侍郎之書目者僅焦弱侯竑經籍志中，[2] 列有四明范氏書目二卷。以其時考之，當爲堯卿侍郎所手定者，弱侯蓋明季人也。弱侯以後，述范氏書目者，僅清初黃氏書目列天一閣藏書目，然未標明卷數及編定者爲誰。清初人間記有范氏藏書目，如山陰祁承㸁之澹生堂書目，卽記有天一閣書目兩卷；當亦爲范欽所編次者，但今日不得見矣。

堯卿侍郎以後，其爲天一閣編次書目，記載歷歷可考者，則堯卿侍郎之玄孫

左垣及梨洲黃氏也。梨洲手撰之天一閣藏書記云：[3]

癸丑（一六七三）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凡經史地誌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目，遂爲好事者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弟左垣，乃并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

然則此次編次之目，蓋梨洲導其前路，而左垣爲其後繼。其內容如何，今亦不可復見。但案四庫成書時，於太極圖分類下云：[4]

不著撰人名氏。天一閣書目，作羅鶴撰。然書中自稱「鶚曰，」則名鶚，非名鶴矣。考江西通志「羅鶚，宜黃人，嘉靖辛酉舉人，官至思南府同知。」當卽其人，范氏誤以鶚爲鶴也。

則是館臣所見之目，當亦草率，不能定爲誰本。館臣所以亟稱爲范氏者，殆亦輕於命筆，失之不察而已。

比見上虞羅氏玉簡齋叢書中，刻有四明天一閣藏書目錄二本。有全祖望天一閣藏書記及天一閣碑目記。則知此目錄之成，當在黃梨洲及全謝山以後，自無可疑。蓋此目不標撰述者姓氏，不標書卷第而止標幾册幾册，是其草率，有足異者。今錄其總目於下：

天字號櫥　一百八十六册

地字號櫥　一百八十八册

元字號櫥　四十四册

黃字號櫥　三百十九册

宇字號櫥　內貯圖書集成

宙字號橱　一百七十一册
洪字號橱　五十八册
荒字號橱　一百十一册
日字號橱　二百四十册
月字號橱　五十七册
盈字號橱　五百四十七册
昃字號橱　三百三十七册
辰字號橱　三百十九册
宿字號橱　一百三十六册
列字號橱　一百十九册
張字號橱　二百十三册
寒字號橱　內貯古今圖書集成

來字號櫥　內貯古今圖書集成

暑字號櫥　一百八十六册

往字號櫥　一百五十册

秋字號櫥　九十九册

收字號櫥　五十六册

冬字號櫥　八十六册

藏字號櫥　六十册

閏字號櫥　一百零八册

餘字號櫥　二十一册

成字號櫥　內貯古今圖書集成

歲字號櫥　五百二十六册

律字號櫥　一百六十四册

呂字號櫥　一百七十二册

調字號櫥　四十七册

陽字號櫥　內貯古今圖書集成

據其總述云：閣書凡四千七百一十二册，而欽賜古今圖書集成不與焉。此目不載版本，固無從推測書之佳劣。第卷末有『嘉慶壬戌歲六月二十日客寓金閶錄』十五字。今假定此目卽成於嘉慶壬戌，壬戌爲嘉慶之七年，(一八〇二)上距黎洲之編次爲目(一六七三)，閱時已一百三十年。距堯卿侍郞時，則當更遠矣，第當注意者：此目所附記者，僅言「壬戌錄」，而不言「壬戌編定」；則此目之編次，必在壬戌以前，無疑也。此目已附有欽賜圖書集成案高宗賜與范氏以古今圖書集成其事在乾隆之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然則此目之編次，必在甲午以後，又無可致疑者也。約言之，此目之定當在甲午至壬戌之三十年間。上承范黃，下啓阮薛，亦一無名英雄已。

無以名之，名之曰：嘉慶壬戌天一閣書目。[5]

壬戌天一閣書目之後，而有完備之書目出，卽阮氏天一閣書目也。據阮氏所爲記，則知其造意爲目，卽壬戌以後一年之癸亥。其年爲嘉慶八年。惜不知阮氏亦曾見壬戌天一閣書目否？

如以范堯卿所手定者，爲第一書目；則梨洲左垣所定者乃其二也。壬戌天一閣書目，乃其三也。而阮元所定，卽今日通行之天一閣目，爲其第四次矣。阮氏天一閣書目序云：[6]

余自督學至今，數至閣中，繙所藏書。其金石搨本，當錢辛楣先生修鄞縣志時，卽編之爲目，惜書目未編。余於嘉慶八九年間（一八〇三——四），命范氏後人，登閣分廚寫編之。成目錄一十卷。十三年（一八〇八）以督學復來寧波，與寧紹台道陳君延杰言及之。陳君請觀其目，遂囑府學汪教授本校其書目金石目，並刻

之。

又云：[7]

范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百年；海內藏書之家，惟此巍然獨存。余兩登此閣，閣不甚大，地甚卑濕，而列匱書乾燥無蟲蝕，是可異也。閱其書目，厖雜無次序，因手訂體例，遴范氏子弟能文者六七人，分日登樓，編成書目。屬知鄞縣事張許，給以筆扎。閣中舊板書極多。因修錄其序跋，及收藏家題識印記，以資考證焉。天一閣金石目錄，乃錢莘楣宮詹修鄞縣志所編。

然則阮元所編次，固以舊目厖雜，而發書重寫；元固及見舊目者，此其一也。其金石目錄，乃取之於錢大昕舊編，此其二也。自阮氏之書目成，而以前諸目，遂皆湮沒無聞矣。

阮氏編目，其甚異於前此三家之目者，則阮目中雜有錢氏碑目也。

范氏承豐氏萬卷樓之遺，其所藏卽不以書雄，要亦可以碑著。彙吳郡馮桂芬題范氏天一閣石鼓文曰：「諸家石鼓文，楊升庵不足論，自餘各本，以范氏天一閣本爲最。」[8] 而阮元記張燕昌云：[9]

海鹽張芑堂燕昌——本王韓城師所舉優行生，名望素荷，真士無虛聲者也。尤嗜金石，嘗自摹吉金貞石文字，爲金石契。又嘗登范氏天一閣，摹北宋石鼓文以歸，而勒石於海鹽。余借其本合明初拓本重撫上石，嵌置杭州府學明倫堂兩壁。並贈芑堂詩云：「銘鑄鼎彝款象儀，每因一字百摩挲；却憐好古生偏晚，不見蘇韓獵碣多。」

然則范氏所藏金石，誠有足以縈人夢寐，而稱道勿置者矣。

但范氏之金石目錄，其編次似較其書目更晚。故藏書之堯卿，登閣之梨洲，語均不及其所藏金石也。有之，則自全謝山始。謝山之言曰：[10]

天一閣書目，所載者祇雕本寫本耳。余之登是閣者最數，其架之塵封，衫袖所拂

拓者，多矣。獨有一架，范氏子弟，未嘗發視，詢之乃碑也……余乃清而出之。其拓本皆散亂，未及裝爲軸，余訂之爲目一通，附之於其書目之後。金石之學，別爲一家。古人之嗜之者，謂其殘編斷簡，亦有足以補史氏之闕。……范侍郎之喜金石，蓋亦豐氏之餘風……。今不煩搜索，坐擁古歡，而乃聽其日湮月腐於封閉之中！余方放棄湖山，無以消日力，挾筆研來閣中，檢閱款識，偶有所記，亦足慰孤零焉。而友人錢塘丁敬身，精於金石之學者也；聞而喜，亟令余卒業，乃先爲記以貽之。徵之以上，則謝山雖似爲目一通，然此記者，固在「卒業」之前，「先爲記以貽」丁敬身者也：記先成而目何如，仍不得而可知也。

故異日阮元編目，微特不及見前人所訂之書目；抑亦不及全氏所「訂之爲目一通」之碑目。微特阮元不及見，即錢竹汀亦似不及見全氏碑目。竹汀之言曰：

四明范侍郎天一閣藏書，名重海內久矣。其藏弆碑刻尤富。顧世無知之者。癸卯

夏，余游天台，道出鄞，老友李溎川，始爲余言之。亟叩主人，啓香櫥而出之。浩如烟海，未遑竟讀。今年余復至鄞，適海鹽張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而侍郞之八世孫葦舟，亦耽嗜法書。三人者晨夕過從，嗜好略相似。因言天一石刻之富，不減歐趙；而未有目錄傳諸世，豈非憾事？乃相約撰次之，拂塵去蠹，手披目覽，幾及十日，去其重複者。自三代訖宋元，凡七百二十餘通，以時代先後爲次，並記撰書人姓名，俾後來有所考。明碑亦有字畫可喜者，以近不著錄，仿歐趙之例也。

案竹汀此記，成於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上距謝山之死於乾隆二十年，閱時已三十餘年。離謝山爲天一閣編碑目（一七三八），幾五十年矣。[12] 顧其言天一碑目曰：「世無知之者；」又曰：「未有目錄傳諸世，豈非憾事。」是則竹汀爲碑目，固未嘗及見全謝山之碑目耶？五十年來，閱世如移，謝山著作，或有荒蕪，棄置湮沒。其或草之而未嘗竣事；或竣事而未嘗傳寫；或傳寫而湮沒身後；均在不可知之列矣。

然則言天一碑目者，雖云有全氏，終當以錢氏爲斷。正如言天一書目者，雖云：

有堯卿目，梨洲目，嘉慶壬戌目，而今日所得見者，仍不過阮氏在嘉慶十三年所定之天一閣目。且阮氏閣目，固已併錢氏碑目而冶之一爐矣，至如翁大年舊館壇碑考所引范懋敏天一閣碑目，[13] 則決非全氏目焉。

自嘉慶十三年阮氏定目以還，中更洪楊之役，圖書之大散逸，即肇始於此期中。至光緒己丑(一八八九)上距阮氏定目已八十載，而始有薛福成之天一閣見存書目問世。主其事者，則歸安錢學嘉也。學嘉謂自阮元訂目以後：[14]

厥後，粵匪擾浙，閣書亡失過半。檢閱阮目，能無慨然。上元宗湘文(源瀚)守甯波，欲編見存之目。聘慈谿何明經松三人，登閣分編。閱時六月，稿成而太守以禮去官，未及刊。

無錫薛叔耘先生，適備兵東浙，政務餘閑，所以崇飾儒術者，備至。尤加意於閣書：既以俸錢葺治其屋，又欲刊見存書目，取閣藏新修稿本而讀之，則譌舛乖謬，不

可指屈，蓋必非明經定本也。乃盡檢閣書，重爲編次，成目六卷。學嘉遊甬上，卽命任校刋事。又擇范氏子襄厥後，學嘉譾陋，曷克任此？顧私喜後進微名，得附先生之書以傳也，遂忘其力之不能勝，而勉任是役焉。

此見存書目，亦依四庫體例，以經史子集，釐爲四卷。而卷末，則殿以進呈書目，范氏家著，石刻碑目，新藏書目四者。今摘錄其凡於下：[15]

一　遵文淵閣四庫全書例編次；

二　編錄以乾隆朝爲斷；

三　閣書經兵燹後，完善者鮮。今於全者注全，缺者注缺，兼注見存若干，以副命名之意。見存書目，不及舊目十之四；而舊無其目今有其書者，亦復不少。是編凡舊目分載及舊目某類若干部，若干卷，本擬一一注明，嗣以其部居雜廁，殊不足據，故亦省之，使覽者自得焉。

四　是編體例，雖未精善，以較舊目，蓋差勝矣。著宋元刋，重舊槧也；明刻非閣

中所貴,間著其精者。寫本則無論精否,皆著之。印章不著,重帙非異本不著。若世所希有之本,及乾隆時四庫求而未見之本,偶著一二,不能盡也。

五 原編進呈書目,輯錄未當。茲亦遵例重編。四庫據以著錄者,一一注明,又據提要及浙江采集遺書總錄,增附原目失載之書,其原附慈谿鄭氏二老閣進呈書目,並爲增補重編,四庫著錄者,亦爲注明,以志珍幸。

六 閣中所藏,固宜纖細必登。然或蟲殘水漬,不復成書;又非珍品,則稍從刪汰。若科舉貼括,家傳行狀,唱和勸善諸刻,其書既陋,其人不傳,則竟從棄置。

案此見存書目,訂定於洪楊倡事之後,善本孤本之有減於阮目,不假推想,亦可得之。至於體例方面,如與阮目相較,亦有可得而言:

一則曰:阮目附金石碑目於卷後,而薛目亦同此例也。

二則曰:阮目著收藏印記,而薛目則未及之也。

三則曰：進呈書目，羅致較詳；又附鄭氏二老閣之進呈書目，若附庸自附於諸侯也。

四則曰：蟲殘水漬，不復成書，則稍從刪汰；家傳行狀事陋人微，則竟從棄置，取舍由心，得失任意，其病不可諱也。

然閣書在平時既禁入之啓視，在亂時則爲盜賊所竊，所焚，所掠賣。卽有願爲編書目者，固嘗苦其道之無由。大寇馳之，小竊躡之。及至變亂已過，思於速成急就之期，爲四五百年之藏書家編目，其事固甚難矣！

薛氏見存書目，終不失爲四百年來之大檢閱。其全者註全，其缺者註缺，過屠門而大嚼，得肉縱少，亦當令人快意耳。

(1) 天一閣集，季石先生語余：「侍郎天一閣集，今存寧波碑橋廟孫翔熊君藏中。孫君有蝸寄廬藏書，亦復有名。

(2) 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十五。

(3) 見南雷文約卷四天一閣藏書記。

(4) 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五子部儒家類存目一。

(5) 所謂壬戌天一閣書目，在黃范二目之後，固無問題。但此目以前（卽前乎嘉慶壬戌），黃氏書目以後（卽後乎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黎洲所謂（癸丑）以後佳苒七載之後）是否有另一種之天一閣目，則不可而知矣。

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三云：『天一閣書目，焦氏經籍志云：「四明范氏書目二卷，范欽撰」此一目也。范友冲引黃太冲登樓，取其流通未廣者，鈔其書目，冀以暇日分別鈔錄，……左仲之子左垣，乃並以前所未列者，重定一目，求太冲爲記，此一目也。韓城王文端公視浙學，鄞屬呈一書目，計書五千有零，不分門類，不加詮次，絕少祕册，見頤采堂文集，此一目也。阮文達公視浙學，命范氏後人編之，成目錄十卷，嘉慶十三年，升巡撫，復來寧波，屬寧紹台道陳觀察延杰刻之，阮爲作序，卽今通行書目，有文選樓木記者。惟以類編次，類中毫無次序；且有重複，祕本亦未標出，與阮目不相應，此一目也。宗太守薛觀察，亂後重編遺書；先立六例，編次得宜，斟酌盡善。前目所未著者，補之；本書所善在

何處，亦補之；自是最善之本。』則梨洲定目以後，壬戌錄目以前，又似有一韓城王氏目也。

韓城目在阮目以前，黃目以後，壬戌目亦在阮目黃目之間，此兩目得無同否？今考沈叔埏書天一閣書目後云：『右目為韓城師初視浙學時，鄞縣所呈，計書五千有零，不分門類，不加詮次，無論祕冊絕少，即居易錄所載經解，唐人集，亦未及備。而先牛亥豕又參錯其間，蓋尋常官簿本也。』（下詳附錄一）此中可注意者，即為「初視浙學」之「初」時，可以徵韓城得此目，大約當在何時。

案朱珪東閣大學士文端王公杰墓誌銘（見錢泰吉碑傳集卷二十八）云：『辛巳（乾隆二十六年，）高宗純皇帝擢殿試第一人，見諸詩，受知之始也。……辛卯（三十六年，）充日講房直南書房晉內閣學士，典江西鄉試，督學浙江。……丙申（四十一年，）再視浙學；……庚子（四十五年，）三視浙學。』是王杰視浙學共三次，其初次則在乾隆三十六年，離四庫開館，尚得二年也。

懋柱進書，在乾隆三十九年，而得恩賞圖書集成，即是年五月事。假令懋柱即在五月得書，即在五月編目，然天一閣書目之雜有圖書集成，至早當在三十九年五月以後。距王

杰初視浙學，爲時已及三年。故王目中萬不至雜有圖書集成也。所謂嘉慶壬戌目，已有圖書集成在內，則此目之成，至早當在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後；決不得與王杰「初視浙學」同時也。然則壬戌目與王氏韓城目，殆非一本；惜不得以韓城目與壬戌目對勘。觀於荃孫云云，彼亦只見頤綵堂文集所記；非得見韓城原目，可必。

(6) 見鮚埼亭集二集卷七，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7) 見定香亭筆談頁十，(昭代叢書本)。

(8) 見羅振玉上虞羅氏所藏石刻記，國學一卷一期刊此，(大東書局出版)。

(9) 見定香亭筆談第七頁。

(10) 全謝山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七，天一閣碑目記。

(11) 見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天一閣碑目記。

(12) 謝山死後，其高弟董小鈍，爲譔年譜，(鮚埼亭集卷首)。記雍正元年，先生十九歲。嘗登天一閣借書，當始於此時，此記謝山之初登閣也。又記乾隆三年，先生三十四歲，重登天一閣，搜括金石舊搨，編爲天一閣碑目，又爲之記。案乾隆三年，(一七三八)下距竹汀作碑

目記，正四十九年也。

（13）見舊館壇碑考頁十二。

（14）見所爲天一閣見存書目跋。

（15）天一閣見存書目卷首。

七　菁華小記

綜合各家書目，以及各家所記天一閣之菁華，約可分爲下列五者。

其一則曰頗多孤本也。

阮元禮記要義三十三卷提要云：『明時已無全本。內閣所藏，據張暄所述，已闕毛詩周禮。其餘七經，案其册數太少，知亦殘闕之本。今四庫全書所采，有周易尙書儀禮春秋四經。周易乃天一閣舊鈔本，已蒙高宗純皇帝親灑宸翰，昭垂卷首。嘉惠藝林，洵奇遇也。』[1] 此稱其周易要義也。

又如論語筆解二卷，四庫所依以著錄者，爲浙江鄭大節家藏本。『舊本題唐韓愈李翺同注，……今傳本亦稀。此本爲明范欽從許勃本傳刻，前載勃序。』[2] 此稱論語筆解也。

又如四書經義貫通八卷，元王充耘撰。『是編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謂其已佚。此本爲明范欽天一閣舊鈔，尙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脫一頁，第八卷中脫一頁，無從校補；則亦僅存之笈矣。』[3] 此稱經義貫通也。

又如銅人鍼灸經七卷，亦爲天一舊藏。宋周密齊東野語曰：『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以精銅爲之，臟腑無一不具。其外腧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水，俾醫工以分折寸，案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水出。稍差，則鍼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南仲歸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今宋銅人及章氏圖皆不傳，惟此書存其梗概爾。』[4] 此言銅人鍼灸經也。

凡此之類，勢難枚舉。收藏者藏弆祕本，奕世似新，天一閣不嘗後人。非僅以意林周易要義等一一經品題，便爾聲價十倍。如柯潛之竹岩文集凡一十二卷，四庫所依以著錄者反非足本。凡提要所指以爲缺者，天一閣本反全有之。此見於見存書目所記，又人間一快事也。

比有某君頗訾謷天一之藏，以爲丹經道籙，雜厠不經；地志貴新，陳編無重；搜其所言，殊近意氣。吾人知天一之所收藏，言其宋元舊槧，固不及後此之絳雲皕宋；言其校印之書，亦不及鮑以文知不足齋叢書，商氏稗海，或丁氏十萬卷樓所刻。[5]凡此等等，殊不必爲天一閣諱也。

第藏書家收藏之功，要在存亡綴逸。觀周易要義如此；觀論語筆解如此；觀四書經義貫通如是；觀銅人鍼灸經又如是：撫孤傳弱，抱殘守缺，其功亦已偉矣。

其二則曰多鈔本也。

上所言之柯潛竹岩先生集見存書目著錄者，卽爲鈔本。據薛氏見存書目所載，范氏影宋影元之精鈔本，無慮數十百種。其於刋本之比例，數歷來藏家鈔本之藏，殆無出其上者。故孫慶增贊之曰：6

底本便於改正，鈔本定其字畫。於是鈔錄之書，比之刋刻者，更貴且重焉。況書籍中之祕本，爲當世所罕見者，非鈔錄則不可得。又安可以忽之哉？明人鈔本……，太倉王元美，甯波范氏，皆有鈔本甚精。

觀於宣統元年，繆荃孫登閣發藏；雖在洪楊浩刼之後，閣中菁華，已經黃台之一摘。雖書帙亂疊，水濕破爛，零篇殘葉，鼠嚙蟲穿；然天一閣之鈔本，猶『藍格縣紙，令人不忍釋手也！』7

其三則曰有可與他本印證之書也。

鈔本太平御覽，册府元龜，薛氏見存書目，稱其校讎甚多，此已不可多得。又如虞世南北堂書鈔，於今亦負盛名。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馬端臨文獻通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均作一百七十三卷。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四庫總目提要，卷第微有不同，然皆作百六十卷者也。昔有登天一閣而閱及此書者，則知此書凡百七十卷。[8] 是則北堂書鈔之卷第，孰得孰失，要有岐異。向使閣書猶存，以資校證，亦人間至樂事也。

又如太平御覽，亦今世所重視者焉。世所傳張刻鮑刻，要以張刻爲佳。張刻，張海鵬所刻也。黃廷鑑張海鵬行狀，記海鵬刻學津討原，開雕於嘉慶壬戌之秋，於甲子冬竣工。又念六朝古籍罕存，惟太平御覽中徵引頗多，是一書傳而羣書之厓略以傳，允稱類書之冠。宗人觀察燮藏有明人舊鈔，據爲主本校讎再三，付梓未半，復從何上舍家得景宋鈔本，詳加覆勘。已刊者不憚刓改，中有兩冊，爲兩鈔本俱缺，復屬上舍泛海至寧波范氏天一閣中鈔補，是書始臻完善。[9]

然則張刻御覽，固構基於明鈔，借助於何藏；而終有資於天一閣之所舊蓄矣。

其四則曰多地志也。

撿阮薛兩家之書目，知天一閣之所收，四庫之中，乙部最富；而其間又以地志爲最盛。計舊鈔舊刋之省縣州志，至有三百餘部之多，亦可謂收藏之鉅業矣。

餘姚，天一閣之鄰縣也。光緒己亥，餘姚修縣志者，需用起時最早之宋施宿會稽志，即曾借鈔於閣中。案嘉泰會稽志二十卷，寶慶續志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提要稱其『不漏不支，敍次有法；如姓氏送迎古第宅古器物，求遺書，藏書，諸條，皆他志所勿詳。……其刋板歲久不傳，明正德庚午，郡人王綖復訪求舊本校刻，今又散佚。故藏書之家，罕見著錄，蓋亦僅存之本矣。』[10] 是崇揚嘉泰會稽志也。

案拜經樓主人吳兔床，『得宋本咸淳臨安志九十一卷，乾道志三卷，淳祐志六卷，自鐫一印，曰臨安志百卷人家。』[11] 執此以言，范氏殆亦可以會稽志自豪。此書在薛福成登閣時，已僅存十四十五兩卷。然餘姚修志，己亥借鈔之時，則並十四

十五之殘卷，亦不可復得也。

第嘉泰會稽志雖不可得，而嘉靖餘姚志，姚人借鈔之時，尙存閣中。所謂：『今鄞縣天一閣有寫本，凡四册，缺第一册。』『今從天一閣鈔得，缺五卷上以前』是也。[12] 己亥庚子拳亂以前之一年，離洪楊之役，固遠距堯卿之創閣，蓋得三百餘年。而閣中地志以洪楊浩刼之餘，猶能嘉惠其鄰；於此足徵其藏弆地志之一斑矣。

今案錢泰吉云：『道光戊戌，學使桐城姚公語余，頃試四明，從范氏天一閣，鄭氏二老閣鈔書若干種，獨乾道臨安志，欲鈔未得。』[13] 然則醉心於其地志，欲鈔而未得者，固有之矣。又案近人王國維跋隨志云：『隨志二卷，四明范氏天一閣舊藏明鈔本，無撰人姓名。……所紀事，起於洪武十三年，訖於嘉靖十一年。……書中知州事最後者，爲范大夫欽，而此書出於范氏，疑卽范侍郎或其賓客所爲。昔宋龐元英於元豐改官制時，爲尙書主客郎中，作文昌雜錄六卷，以日錄體，記雜家言；而尙書省官，上自僕射，下至郎員，凡有遷除，皆記於册。此書疑亦范侍郎知隨州日，手錄

明代故事，編年爲書。而卽以隨之長吏，爲紀事綱領。……全書文字雅馴，又多遺聞；且爲數百年僅存舊帙，讀者勿以地志視之可也。』[14] 然則孤本罕帙，僅存於數百年後者，固有之矣，

明於上述，可徵其地志收藏之富，有爲其他藏家所不及者；昔人稱方志者，一郡一地之史；所謂地志貴新，陳編無貴，固爲執固者膠泥之見，無損於天一收藏之盛也。

約言之：藏書家以孤本相嗜尙，然范氏未嘗後人也；藏書家以鈔本繼舊槧，范氏又未嘗後人也；至於御覽之刻，折衷於甬上方志之盛，羅置於浙東；范氏亦可以自矜矣。

其尤足爲天一閣留憑弔之哀思者，則以其金石碑刻甚富也。金石之學，有裨於史正猶方志之足爲旁證也。故朱一新謂：『石刻之有益於

史者，年月地理官制諸端，須史學貫通，乃能及之，』[15] 例如房元齡爲有唐一代名臣，其相業彪炳一時。然劉書本傳作『房喬字元齡』；歐書本傳則作『房元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則作『元齡字喬松。』積此三異，何去何從？然左春谷引洪景盧言，謂會得房碑一冊，于志甯譔，乃元齡字喬松。[16] 紛紛之辭，得此而立決矣。

其稱誦天一閣金石之藏者，全謝山已謂『金石之學，別爲一家，古人之嗜之者，謂其殘編斷簡，亦有足以補史氏之缺。』[17] 蓋范氏承萬卷樓之舊，故家喬木，奕世如新；誠無怪於阮氏之盛加贊賞也。阮氏言：[18]

天下樂石，以周石鼓文爲最古。石鼓脫本，以浙東天一閣所藏北宋本爲最古。海鹽張氏燕昌，曾雙鉤刻石，尙未精善。元於嘉慶二年夏，細審天一閣本……天一閣本，鮚埼集以爲北宋吳興沈仲說家物，而彭城錢逵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篆文甚工，後歸趙子昂松雪齋。明中葉歸鄞豐氏，繼歸范氏。蒼然六百餘年，未入燕京時搨本也。元登天一閣見之，但未見錢氏篆耳；曾加題識，囑范氏子孫謹

守之。陳編世守，至於六百餘年；蒼然古物，亦庋而存之。然則范氏金石之富，又不必論其有稗於史有資於文字學上之修訂，卽『蒼然僅存』四字，亦足爲范氏子孫『一段佳話矣。

案天一石鼓文，乾嘉以後治金石之學者，似視爲瑰奇之物。予見上海徐渭仁所著隨軒金石文字，其開卷卽爲周石鼓文。首模天一閣石鼓文二十五葉，葉六行，行四字，而其中頗有殘缺者。後殿以文曰：『右四明范氏所藏北宋本，乾隆五十四年，巳酉正月，海鹽張燕昌重模上石』云云。復有朱珪阮元張廷濟等題詩。阮元詩云：『北搨石鼓槌親持，又登范閣搜瑰奇。』張廷濟詩云：『韓蘇歌本無人持，范司馬本今瑰奇；天一高閣巋然在，誰與模取加鐫治。』凡此，雖以美張燕昌搜羅之勤，然固以美范氏之有守焉。[19] 蓋天一閣所藏石鼓文，非但出自北宋，且爲趙松雪家舊弆。芑堂（燕昌）所拓，以道光壬寅三月一日，燬於火藥局之轟然今日所流傳

之雙鉤搨本固猶足資憑吊天一閣石刻之富耳。

石鼓文而外，則有許長史舊館壇碑。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有『於四明明范氏天一閣，訪許長史舊館壇碑不可得語。』而復初齋外集與石琢堂書云：『舊館壇碑，在甯波天一閣范氏。若能雙鉤舊館壇碑，雖一半不全，皆妙佇想之至！』然則翁氏有所繫念於范氏之金石也。

馮登甫石經閣文集云：『天一閣碑目，多歐趙洪黃未見者。其最顯者，如漢趙圉令，劉熊僕，成王純郭有道諸碑。梁陶真隱館壇碑，皆與華山相匹。而嘉靖以前之本，爲今所無者，亦足珍貴。余屢慫恿芸甫，錄成一書，終未果耳。』[20] 是繫念天一之金石者，不止一人一時也。

然則論天一者，姑不論其有否孤本善本，即金石收弆之富，亦足以引人想念也。

（1）見阮元揅經室外集，禮記要義三十三卷提要。

（2）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三十五，經部四書類一。

（3）同上卷三十六，經部四書類二。

（4）見同上卷一〇三，子部醫家類一。

（5）案薛氏見存書目列天一閣校刋二十種奇書：爲易乾坤鑿度，元包經傳，元包數總義，周易古占法，周易略例，周易舉正，京氏易傳，關氏易傳，麻衣正易心法，穆天子傳，孔子集語，論語筆解，郭子翼莊，廣成子解，三墳，商子，素履子，竹書紀年，潛虛，虎鈐經。論語筆解，特其中之一也，

又案題五國故事云：『五國故事一篇，不知輯者誰氏。鄭迪功通志嘗列之伯家。吾勤少司馬范公建天一閣，多藏書，此蓋瑣品之一目云。……范司馬喜刻古書，此編已入丹格，未及梓而歿；余乃序而存之，余寅題。』

寅字君房，鄞人，改字僧杲，萬歷八年，始舉進士。寅少日，夢人曰：「君命同孔子。」至七十三無恙，後二年，奉化產一麟，郡守使吏來白寅，寅曰：「吾其死矣，未幾果卒。」（詳光緒鄞縣志卷三十七人物傳十二第二十四葉。）是其人稍後於范欽十數年耳。因此可知范欽又字吾勤，且知其付刋之書，初不限於二十種也。

(6)語詳孫氏藏書紀要。
(7)語在藝風堂文漫存卷三，乙丁稿，天一閣始末記中。
(8)見光緒己亥餘姚縣志卷十七，藝文上。
(9)黃廷鑑第六絃溪文鈔卷四，張海鵬行狀。
(10)見四庫總目提要卷六十八。
(11)語在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三。
(12)見光緒己亥餘姚縣志卷首敍例。
(13)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中。
(14)見王忠慤公遺書觀堂別集後編第二十九葉隨志跋
(15)語本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四，(廣雅叢書本)。
(16)見趙紹祖古墨齋金石跋卷三。
(17)見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七，天一閣碑目記。
(18)見擘經室集卷三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19)詳上海徐渭仁隨軒金石文字周石鼓文，葉一——九。

(20) 詳翁大年舊館壇碑攷，葉十——十二。

八 天一閣之散佚

雖然，所謂菁華云云，今則僅資後人之憑弔已耳。

梨洲爲藏書記，言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曰久，則天一閣殆符其語；曰不散，則私家收弆固非人事所許。昔彭兆蓀嘗爲賣書行：[1]『當年甲乙重標題，萬卷遙知費編輯；芸叶曾防羽陵蠹，錦瞫或用波斯襲。浮雲世事不可久，却爲兒孫覓升斗；遺業曾無八百桑，舊家自有千金帚。』凄涼景色，非爲范氏詠，然亦爲范氏詠也。

無論收藏若何其富，管理若何其嚴；私家藏書，曰「久」，則有之。「不散」，則固不能。范氏子孫，於此何得例外？藏書之散，人事之常；紀文達所謂大地山河，佛家以爲泡影也。

計范氏書之散佚，要亦可分爲三期。一則曰洪楊以前；二則曰洪楊之時；三則

曰洪楊以後。

一曰洪楊以前者，實爲閣書以管理有所不及，而逐漸散佚。

蓋閣上鎖匙，各房掌領，所以分其掌而免一人之獨斷，至今尙仍其舊。又私自登樓，罰不與祭；因而鬻書，屛不與祭之禁令，今猶高懸閣下。然以禁錮爲保藏，雖曰藏書家易地則皆然；然其行之不能久，要亦可推想得之。

故全祖望之登樓也，雖云：『吾鄉諸世家，遭喪亂後，書籤無不散亡。祇范氏天一閣，幸得無恙。』[2] 然全氏登閣閱碑，非特散亂；而『未及裝爲軸，如棼絲之難理，抑亦鼠傷蟲蝕，幾十之五。』[3] 斯語之發，在乾隆三年（一七三八）戊午，[4] 上距明季喪亂，已及百年，距侍郎搬閣，則且倍之。二百年來之范氏子孫，『坐擁古歡，而乃聽其日湮月腐於封閉之中，良可惜也。』[3] 謝山所引以致惜於其金石者，正有以惜其「列架塵封」歟！

後謝山五十年，錢竹汀亦嘗登樓，顧亦致「拂塵去蠹」之喟。是則在封閉之中，日湮月腐，有加未已。後五十年而吳翌鳳有言：『明季藏書，浙中爲盛，而鄞縣范氏天一閣尤富，立法亦盡善。……迄今三百年，雖十亡四五，然所存尙可觀也。』[5]所謂「十亡四五」固未必卽爲實錄；亦足見塵封之所毀，蠹魚之所蝕，范氏未能免焉。

然乾嘉之間，除蟲魚蠹蝕以外，范氏子孫，去司馬之世家風流，雖已陳遠。而遭時承平，無大變故。卽有損耗，不過慢性的湮沒而已。觀於阮元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卽可知世家風流之未曾全然銷歇也。阮氏云：[6]

海內藏書之家，最久者，今惟寧波范氏天一閣，巋然獨存。……乾隆間，詔建七閣，參用其式，多寫其書入四庫，賜以圖書集成，亦至顯榮矣。……夫祖父非積德，則不能大其族；族大矣，而不能守禮讀書，則不肖者多出其間。今范氏以書爲敎，自明至今，子孫繁衍。其讀書在科目學校者，彬彬然以不與祭爲辱；以天一閣後人

爲榮；每學使者按部，必求其後人優待之，自奉詔旨之褒，而閣乃永垂不朽矣。然閣書不散，非惟賴有賢子弟；良由明季以來，浙東較爲淸靜土。故閣書除蟲魚侵蝕而外，尙未得有顯著之崩潰現象。又以阮氏以前，書目無所秉承；不能以新弃舊藏，相提而論其存佚。故阮元在嘉慶中定目，尙得以久藏不散，爲范氏子孫之寵光也。

二曰洪楊之役，則實閣書大批散佚之時期。

孟顓君爲余言：『同治元年（一八六二），長髮軍之佔領甯波也，閣中收藏之零落，大有足以令人惋歎者。鄞縣之南，奉化唐澳，舊有還魂紙廠。還魂紙者，卽專收破碎無用之故紙，轉製粗紙，以爲市物包裹之用者。時方亂離，不肖者卽得閣書，亦無所用其販賣；於是權衡輕重，計斤而賈售之於唐澳者，爲故紙用也。』烏乎，堯卿侍郞有知，其何能瞑目？昔紀文達曾見媒嫗攜玉佩數事云「某公家出售。」外裏

殘紙，乃北宋槧公羊傳四葉，爲惆悵者久之。故葉緣裻太史詩云：「山河泡影談何易？一見公羊淚不禁。」一念前人之締造，悲舊物之淒涼，趙琦美若在，荒山靈鬼應涕泗之滂沱矣！

繆荃孫言：『道光庚子，英人破甯波，登閣周視，僅取一統志及輿地書數種而去。咸豐辛酉粵匪之亂，閣已殘毀，書亦星散。范氏後人四川知縣邦綏，避地山中，得訊大驚，即間關至江北岸搜訪，聞書爲洋人傳教者所得，或賣諸奉化唐嶴造紙者家。急借貲贖回，寇退又偕宗老多方購求，書稍稍復歸。』[7] 案此語爲荃孫游甬日，得諸甬上人士之所傳說，與孟頫君所言同出一源，均可以徵閣書之刦於兵燹也。

書以兵燹而毀者，其量固不少；其尤可痛惜者，則平日扃錮之嚴，得此大變，鎖鑰頓寬，因而散落者，其量亦復可觀。

孟頫君又言：『洪楊之役，閣書星散；大抵爲錢塘雙丁所收，而入於陸存齋之

手者，亦往往有之』案丁丙丁申，世稱雙丁，即世所傳之嘉惠堂主人，八千卷樓主人，善本書室主人，小八千卷樓主人。當時乘大亂之餘，而丁丙昆仲持之以深嗜宿好。故一次所得，論斤而貨，得線訂書八百綑。[8] 意者，范氏之書，亦有論斤以貨諸丁氏者歟？

丁氏書以光緒丁未，經商失敗，虧耗公帑。藏書遂爲今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有。據該館主持人言，以及該館所刊布之館藏善本書題跋輯錄，東雲一鱗，西雲一爪，固有范氏故物也。

至於遺書曾入陸存齋手，似無碻證。存齋者，皕宋樓主人也。名心源，字剛甫，與藏書家丁申丁丙，同時著稱於浙，而收藏尤富，頗多四庫未收之本。中有宋板書二百部，自顏其居曰皕宋樓。至光緒壬午，凡得書十五萬卷。心源既歿，其家中人以之售於日人岩崎某，貯之於靜嘉堂文庫。陸氏藏書故實大略如此，未嘗有涉及范氏天一閣也。

然當洪楊未起以前，浙中藏弆，自以范氏天一閣為耆年宿舊。故黃廷鑑云：『國初以來，大江南北藏書者踵起。吾虞之錢氏毛氏，實為稱首。然皆不再傳而失之。他如崑山徐氏，泰興李氏，維揚馬氏，澹生之祁，小山之趙，皆隨聚隨散，惟浙之四明范氏，自明至今凡三百餘年，尚世守不替。』[9] 故光緒壬午，李宗蓮為皕宋樓藏書志敍亦言：

天下藏書家為人人推服無異詞者，無如四明范氏天一閣。然視先生所藏，不如者有五，天一書目祇五萬卷，皕宋則兩倍之，一也。天一宋刊，不過十餘種，元刊僅百餘種；皕宋後三四百年，宋刊至二百餘種，元刊至四百餘種，二也。天一所藏，丹經道籙，陰陽卜筮之書，著錄甚多；皕宋則非聖賢之書，不敢濫儲；三也。范氏封扃甚嚴，非子孫齊至不開鎖，皕宋則守先別儲，讀者不禁；私諸子孫，何如公之士林？四也。范氏所藏，本之豐學士萬卷樓，承平時舉而有之，猶易若皕宋則掇拾於兵火幸存，搜羅於蟫斷蠹朽，精粗既別，難易懸殊；五也。[10]

宗蓮所以舉天一與皕宋，苦苦相提竝論者，正足以見天一在兩浙藏弆史中之位置，冥示皕宋之固嘗追求天一也。其後日人島田翰字彥楨者，既經紀皕宋之書，輦而歸日；復作皕宋樓藏書源流考，[11] 申言皕宋之不如天一，言之娓娓，如數家珍。與青蓮所言猶南北走矣。然則洪楊役後，天一閣之書；卽未嘗流入皕宋，而苦相較量，追提並論，亦亂離中一段佳話也。

蓋在洪楊喪亂之時，異日藏書家之珍祕於瑤台玉篋者，一時散出，固無由細數其分佚之狀。天一之書，其流而至於造紙廠，其流而至於雙丁者，特不過見諸記載，較爲可徵。其他泯滅不章者，固末由知之。徐時棟云：[12]

古今藏書之家，無不厄於兵火；……余自弱冠卽好購書，二十餘年亦將十萬卷。咸豐十一年遭粵寇，在烟嶼樓者，盡爲人竊掠；其在城西草堂者，尚五六萬卷。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草堂災，如皆灰燼矣。而奉化人有於亂後出數千金，買

天一閣書，別爲屋藏之；亦於十一月此旬中被火。旁舍無恙，惟書屋獨毀；與吾家先後，才數日耳。異哉！

案時棟烟嶼樓藏書，接近天一，其言不無可信。然則閣書蓋有流入奉化而終於付之一炬者耶？余嘗痛於洪楊之役，浙東西公私收藏，零落殆盡；徵之天一，蓋猶僅僅一端也。

三則曰洪楊以後，蓋經喪亂之餘，而又重以盜竊之禍。黃台三摘，抱蔓可歸，此其時也。

承平時，閣書緊錮，非達官貴人，學士耆宿，無由窺伺。經此大刼，而後舊日簿錄，僅資興懷於憑弔；其乘機覬覦者，求魚濁水，攘竊之舉，既非自我作古；又不得援舊日簿錄，以相鉤稽。故洪楊戰役後之閣書，遂爲宵小注矢之的矣。

即在薛福成定見存書目以前，刦餘之物，固有假整理之名，以行侵蝕之實者。

錢學嘉云：[13]『厥後粵匪擾浙，閣書亡失過半；檢閱阮目，能無慨然？上元宗湘文太守守寧波，欲編見存之書，以為目聘慈谿何明經松等三人，登閣分編。』是湘文亦知整理閣書於刼後，為薛氏見存書目之先聲矣。案湘文名源瀚，雖以整理自居，實則亦乘機攘竊者耳。譚獻謂：『圖書集成，天一閣殘書；歸宗湘文太守（原注舊為甯波知府）缺一千五百卷；方謀補鈔，此盛業也。』[14] 此中有消息矣。

原刻散葉本圖書集成，卽高宗錫予范氏者，計共有萬卷之鉅，卷帙繁重，今可想見。且係欽賜之物，范氏家訓，又不準售書與人，而況於皇家恩賚？其何以歸殘卷於甬士長吏？要亦令人滋疑。殘卷云云，得無宗氏以太守之尊，假整理遺籍之美名，為半公開之攘竊耶？果爾，其為人所知者只卷帙繁重之圖書集成；其他另種卷册之流入其手者，亦可想而知也。

故錢學嘉受薛福成之命，編次見存書目時，『閣書經兵燹後，完善者鮮。』見存之書，不及阮氏原目十之三四矣。然損逸之變，方興未已也。

先是，天一閣之收藏以其禁錮之嚴，人僅知其收弆之富而不知其富之實在。自阮氏目出而風會爲之一變。迄後洪楊刦來，創及閣書；然人間亦僅知閣書遭厄，而不知其厄之實在。自薛氏目出，而風會又爲一變。薛氏刊目於光緒己亥，離清之亡，十餘年間事耳。薛目刊後，在人間垂涎閣書者，自可知臟之猶存，案圖以索。閣門既閉，閣梯既去，閣中又除黃梅時節，一度曝書而外，平時闃其無人。於是民國初元時，[15] 大竊薛繼位，受海上某寓公之指，棲息其上，寢處其中，檢閱孑遺，擇善而噬。而閣主人猶不及知也。

薛繼位竊天一閣書事，已不能碻記歲月。大約發生於民國紀元之初，據鄞縣律師朱鄮卿先生言：『鼎革以後，諸遺老隱迹滬濱，頗思以摩挲古物，排遣其日薄崦嵫之短景。有某君者，[16] 精於鑒別，迎合風氣。時至甬上，向天一閣後裔，商購藏書，格於范家故事，以致終不成議。某君期在必得，因擇薛編天一閣見存書目中名貴圖書，注明卷數册數，以油印本餌鉅竊薛繼位，令其設法盜取。繼位以夜入閣下，穴

屛後一閣板登閣挾書目槖實，以伏其中者旬日，晝則尉睡，夜則燒燭，按目索藏。范氏後人之居於閣後，牆垣隔絕，然竟未之知焉。

『事後登閣，則燭淚滿地，遺矢狼藉；薛氏存目以後之珍祕，其不翼而飛者，殆十之七八。而繼位早挾書，東走上海矣。范氏後人，尋出線跡，後亦延某律師投訴於上海會審公廨，拘薛賊到案究訊。薛以受餌，終不言造意何人。某君遂以逍遙事外。案既結，薛賊判處徒刑九年，其後瘐死獄中。然范氏所失書，或爲遺老瓜分；或以無范氏藏書印記，無法鉤稽。其由公庭判還者，則御賜平定回部得勝圖歷代帝皇名臣圖，范忠宣公遺像，及少數不甚重要之舊册而已。』[16]

繆荃孫云：『癸丑（民國二年）余避難僑滬，忽聞閣書大批出售；余友石銘得宋刻書經注疏，歐陽集六十四卷本。又見明刻明鈔書五六百本及明登科錄百十本。意其子孫，居然肯賣。後知滬上姦商，浼賊往偷，迨知覺已去大半。鳴官究治，止定獲到二賊罪名，書仍不能返閣。近日有司之新律也。』[17]蓋志憤焉。

自經此刦，而薛氏見存書目，亦不得符見存之舊；度今日收藏，除跡近燕石之石鼓文，及歷代帝皇圖以外，空虛寥落，彌可悲矣。語詳重編甯波范氏天一閣藏書目錄中。

(1) 見小謨觴館詩集卷六。

(2) 見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七，雙韭山房藏書記。

(3) 同上，天一閣碑目記。

(4) 據謝山先生年譜，知謝山爲天一閣清理金石目，當在此年。

(5) 東齋脞語頁二，(昭代叢書本)。

(6) 此文載於阮氏揅經室二集卷七。

(7) 繆荃孫天一閣始末記中語。

(8) 丁丙明刊本孔叢子跋，載於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第三年刊，善本書題跋輯錄。

(9) 語見黃廷鑑第六絃溪文鈔卷七(小石山房叢書本)。

（10）文見皕宋樓藏書志卷首。

（11）此書於光緒丁未董綬經刊於北京，前有王儀通敍，後有董氏跋。

（12）見徐時棟烟嶼樓筆記卷六第十三頁（四明原刊本）。

（13）見天一閣見存書目跋。

（14）記於譚獻復堂日記卷四，光緒五年條。

（15）此次失竊，孟顓君云在民國三年。朱瓚卿君謂不憶歲月。繆荃孫則記之於癸丑，癸丑爲民國二年也。

（16）某君姓名，瓚卿謂尚有秘密之必要。蓋瓚卿所得知者本之於前任鄞院地方法院錄事范挺武君之口。范君者，即以是案刑事被害人資格，到堂對簿者。某君曾在申杭一帶設古書店有年，且有書目刊行。其書目序中，亦述及其事，第頗閃爍其詞云。

九　天一閣之善後問題

余曩著薛氏舊五代史之冥求[1]於忠告收藏家一端，曾慨乎言之。不憚絮煩，

特錄於下。

『夫明明知所有之書，爲僅存之祕笈，於是過爲珍視，祕而不宣，此藏書家自謂保存文化，實則戕賊文化也。惟其祕而不宣，書遂無由流通，人亦無由鈔印。藏書家之子孫，未必人盡愛好；於是或以不肖子孫之損害，或以盜賊水火之侵陵，而愛護之僅存碩果，遂致絕跡人間。詎非愛之而適以害之歟？』

『蓋其書愈鮮，則收藏愈祕；收藏家之心理，念物稀之爲貴，有獨有之虛榮。然書在藏中，正似鳥入籠中；其結果不免於死亡。故善愛其書者，惟有公諸天下，任人抄印，若己有財力，則任人翻刻。汲古閣主人，知不足齋主人之功，豈在著述等身之學人已下也？』

『昔李氏夫婦，「魯壁汲冢所未有之書，多盡力傳寫；」然靖康兵燹，散佚者十之八九。亂離之時，「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金人陷洪州，又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烟矣。」「在會稽，卜居士民鍾氏舍，忽一夕，穴

壁負五簏去，余悲慟不欲活。」[2] 藏書家知兵燹之不可倖免，而遺文墜簡，決不可絕跡天壤，則當知所以厚愛其書。

「昔錢謙益藏書「幾埒內府，」「絳雲樓上，大櫝七十有三；」然以幼子癡媼，戲火不戒，卒致烽雲一炬，東南之文獻蕩然。[3] 藏書家知火災之有時而來，而遺文墜簡，決不可絕跡人間，則當知所以厚愛其書。

「浙東天一閣藏書，梨洲所盛賛者也。「天一閣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一六七三）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余取其流通未廣者，鈔爲書目。」不佞今日，亦嘗徘徊於其故址，四庫采訪之後，盜賣變售之痛，甬上父老，尙能言之。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此梨洲一六七九年之天一閣藏書記語也。二百年前，梨洲蓋已預言之。封閉甚嚴，而流通未廣者，果何說耶？藏書家知後嗣之未必克紹箕裘，知罕本祕笈之不當堙沒，必知有以厚愛其書。

「錢竹汀言：「魏華父云：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儒自唐僖宗時爲榜書樓兩字，國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於火。江亢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藏僕竊去，市人裂以籍物。其入於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4] 烏乎，書之假藏書家以毀壞者，又豈收藏者始願所及也。

『又如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之書，「弈世相傳，珍祕逾恆。凡非契交，例不示人。」黃蕘圃之百宋一廛，汪閬源之藝芸書舍，淸宗室端華之樂善堂藏書，均歸楊氏。「其宋元舊槧，精鈔名校，宦轍所至，雅意勤搜；更難一一溯其源流。」然楊紹卿著楹書隅錄言「咸豐中捻匪亂後，收拾餘燼十亡五六，宋元舊槧所焚實多。」所謂宋存書室之四經四史齋，遂不易復厥舊觀矣。民國十八年時，匪設司令部於其家，傷殘尤甚，王獻唐事後調查云：『余抵海源閣時，見其書籍零落，積塵逾寸。……黃蕘圃手校宋本蔡中郎集第四册後頁，亦以拭抹鴉片烟槍，塗圬滿紙。損壞如此，可爲痛心。其家人又謂匪徒每以閣中書籍炊火，舊書不易然燒，憤言「誰謂宋版

書可貴？」此均以毛頭紙印之，並不爇火也。』[5] 烏乎，人事紛煩，變故莫測，則知珍祕逾恆而終爲盜毀者，微特有負於社會，抑亦有負於藏書！

范氏藏書，自有明嘉靖以來，已歷四百年。今雖空虛寥落，非復昔比，然私人藏書，安得久而不散？范氏所弆，積歲知斯；堯卿侍郎復何憾耶？但子孫式微，不克繩其祖武，則今日之殘卷，殊難授與保存之責也。

范氏子孫，自懋柱以來，無讀書種子久矣。家貧者以書爲奇貨，而有串同盜竊之嫌；家富者忙於贖書，亦多牽累之虞。是則書爲范氏禍，明矣！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自敍云：『聚散者，天地人物古今不易之定例也。』鴻臚寺野談云：『關中非無積書之家，往往束置庋閣，以飽蠹魚；既不假人，又不觸目。』[6] 披抉此語，良可太息。范氏子孫，於四百年來珍祕之效，當了了於胸；其所以善體先人之志，而謀殘卷之收藏久遠者，非翻絃更張不可也。

余猶憶民國十八年時，甬上茗賈大酉山房主人林某，曾有檢閱殘書，另編刦後書目之議。但卒爲范氏後人所拘泥，牽延未及成議。蓋范氏子孫，一面則斤斤然不忘其私有，一面則人多事雜，而鮮保藏孑遺之力。爲今之計，何如將管理之權，歸諸公家；而范氏子孫，仍留有假書檢書之權利。於己無損，於人有益；於藏書更有益也。

方我在時，我固不願棄置吾書；且吾自審吾力足以保持之也。吾固欲子孫之楹書善讀，然吾不能必也。吾固欲子孫之永久享有，然吾亦不能必也。吾希冀吾子孫萬一有能讀吾書，而吾書在此萬一之時，尙聚而不散，則今時新會梁先生之舉措，可爲范氏借鏡；亦邇來藏書家收弆之典式矣。[7]

任公先生，以民國十七年去世。口頭遺囑，將其圖書全部，寄存國立北平圖書館，永遠寄存，以供衆覽。梁氏親族，則當有閱借之優先權利。但遵守一應有關係之規則。其藏書保險費項，則由圖書館代爲負責。綜計之，蓋有三焉：以供衆覽，廓然大

公；一也。遺書既歸公家，無人存書存，人亡書亡之弊，由公家代爲保險，自易永久，二也。子弟方面，仍保留儘先借閱之優先權，子孫賢，則有書可讀，不賢亦無虞散佚。不賢之後，而又有賢者；則書固具在焉；三也。范氏子孫，能放眼遠矚，而不忍乃祖風流之銷歇淨盡者，必將有以善措其藏書殘卷矣。

卓哉任公，在吾國近世史上，蓋棺論定，允稱完人。而此舉尤稱空闊之事；蓋盛德事也。近日大儒，經理公家書籍，設爲苛例，峻拒人於千里之外者，對之應有愧色矣。天一閣之後人，知前修之未遠，念借鏡之明懸，其以殘卷歸公保藏，以昭司馬之德澤乎！魯殿雖圮，遺型宛在，企予望之矣。

議將閣書收歸公有者，戴季石先生，嘗有此言。伊嘗有致邑紳張讓三書，事雖無成，然空谷足音，彌令人喜，故亟錄之：8

讓老閣下，比聞我寧波地方，竟有籌設公書庫之舉，爲之喜而不寐者屢日屢夜。

撥發起諸君之原意，直接則爲墨海樓，間接則爲大樑山館，保私家之舊藏，充公家之至寶意甚美也。地點卽擬六邑之後樂園，又何其適當也。但後樂園之薛樓，[9] 僅三開間，無儲藏之餘也。勢必從新構造，查構造之方法，工料之向背，浙東藏書之處，惟天一閣爲最優。現在閣中之書，內竊外竊，前竊後竊，菁華殆盡。所見存者，殘闕不全，居大多數。而閣以外，若山，若池，若花木，荒廢不治，齷齪不堪。又以地位幽僻，近幾年又發見偷死偷生之事，將來盜竊搜括無盡藏，地方人士不過問，吾恐數十年以後，必與鄰近之八角樓雲石池同爲乞丐等類之俱樂部而已。

鄙意：預備萬數之代價，勸范氏效豐南禺（坊）故事，將殘餘之書，另貯一室，其餘均歸公書庫支配。仍存天一閣之名，公立范司馬之主，以留紀念，而示大同。否則訂約開放，歸公修葺，作爲永遠租借。古書古蹟，雙方保存，想起東明公而問之，亦必以此舉爲兩全其美爾。

抑余更有言者，萬數之代價，新建洋房，形式雖好，而工程之周緻，必不能如天一閣。且天一閣爲藏書之處，中外咸知，一經添購書籍，宣布化私爲公，有志之士，無不望風嚮慕。若在後樂園從事土木，費多少款項？費多少心力？費多少年月？落成之後，來往士女，大都遊覽風景而已。而於藏弆之源流，部居之分別，購備之緩急，風尙之變遷，蓋恐無幾人能計及焉。

弟蟄居訪廬，不談時事。然促公書庫之進行，慮天一閣之退化，一息尙存，難安緘默。謬抒己見，幸諒無他。

所謂偷死偷生者，季石君語余，閣中既寂莫無人至，故氣忿輕生者，於此自經；男女期約者在此懽媾。范氏子孫雖恪守先例，峻拒閱覽者於千里之外，屏不公開；然不肖之徒，轉得從容出入。明於上述，則薛繼位盜書之刦，物腐蟲生，非偶然爾。

比聞海上收藏家葉君恭綽，眷念天一故物，曾電告寧波市長楊子毅，囑其重

編目錄，着手整理。楊君亦轉飭市府政育科，澈予清查。[10] 自薛福成撫甬以還，忽忽五十餘年。前修可鑒，足音久不聞；葉氏云云，亦仁人之言也。

楊君於民國十九年，有呈浙江省教育廳稿云：『竊查甯波范氏天一閣藏書，著名海內；迭經喪亂，散失已多。加以子孫不知愛惜，以致流傳出外，故阮目之數，至薛觀察檢查時，已去其半。近聞散竊之餘，所存無幾。誠恐循此以往，將有澌滅待盡之時。市長因於十月二十二日，率府員同往省覽。見樓臺無恙，而泉石已荒。思古幽情，慨然悵觸。樓上蛛塵雖滿，而盜竊之竇，尚顯目前。無怪書之日漸銷滅也。當卽派楊鐵夫等前往詳查書目。惟以范氏家例，非合各房人氏，不能登樓。據云陪伴同查，致礙生計，堅請以一日卒事。迨該員等查後，據呈存書目錄，共計九百六十二種，七千九百九十冊，全者只三百一十種，餘皆殘缺。（惟各省各科鄉試錄不在內。）碑帖一無所存，碑石及平定回部圖，尚無恙等語。查薛目所載，尚有二千〇五十六種，注全者一千二百七十種，以今比較，種數不及半，全者得四分之一而已。若非嚴加

保護，卽此戔戔之餘，亦有不能存在之時。除令該氏族老，加意設法保全，幷擇要刊入市政月刊外，謹將查得書目，繕寫成册，呈請嚴令保存，俾得再轉該族老遵照，以昭保存國粹至意！』

同時，又令天一閣族老范佑卿等云：『查天一閣藏書，著名於世。迭經變故，非復舊觀。本市長抱保存國粹深心，特於十月廿一日率同府員親詣觀覽。見樓台無恙，而泉石已荒。思古幽情，慨然悵觸。隨據調查書目員楊鐵夫等報告：查得現存書籍，共計九百六十二種，七千九百九十册，（各省試錄未合計，）碑帖一無所存。惟碑石及平定回部各圖，尚如舊。大德昌國州圖志，原係鈔本；今則止存四明徐氏新刻本。樓板虛蓋一穴，可容一人上下，想卽失書之徑竇。三才廣志一書，薛目所載，尚存一百五十二册，今則只存四十二册。薛刻所載書目，尚有二千零五十六種，注全者一千二百七十種；今存書止二分之一，而全者爲三百一十種，止得五分之一等語。披閱之下，不禁悵然。念乃祖堯卿侍郎，手藏祕笈，締造艱難；原冀代有傳人，緜延

勿替。不料易代以後，菁華銷剝；皮相徒存。若不再加保護，必將澌滅無餘。寶愛先人手澤，子孫應具同心；維護地方文明，官吏寧無責任？爲此令仰該族老等，妥爲保管；如有不肖子孫，携出外賣，或外人竊伺盜竊者，許卽拿獲解府，以憑重辦。將來每年秋季，由府派員會同復查一次，以昭愼重。』11

烏乎，閣歲如馳，繁華有銷歇之日，薛氏編見存目時，時經洪楊戰役已後，已有見存書目，不及舊目十之四之語。舊目，指阮目也。今日之「見存，」以較薛氏之「見存，」則存書只二分之一；而全者只五分之一。且尚係善本與尋常書冊，雜揉而計焉。若僅執宋槧元刻，精鈔罕笈，由阮目以較薛目，由薛目以較今目，則損佚尤不可問歟。堯卿侍郎而爲靈鬼者，其亦將如趙琦美之涕泗滂沱於荒山野徑中乎？

然略下轉語，知壽夭者世之常，聚散者物之理。范氏自有明以來，至於今四百餘年，家國興亡，閱陛推移，而魯殿靈光，屹然不隊，是又足令人破涕爲懽者也。第以封鎖爲政策，以祕緘爲寶藏，前車之覆，非獨范氏。吾甚願范氏裔子，取法於新會先

生之所爲，一反犬儒以珍祕爲藏之痼習。而甯波地方父老，對於僅存之故家喬木，亦當存式敬維護之心。儻使斷簡殘編，得再緜延而不泯，亦中國文化史上一段佳話也。奚止爲四明一地，范氏一姓之寵榮而已哉！

抑余更有進者：自來收藏之久永者，前於范氏，固未有若范氏者；後於范氏，恐亦未必有如范氏者。海客之舶，席卷鯨吞；祝融之烈，烟騰霧馳。萠宋之傾覆，絳雲之灰燼，在人間此所共知。然而彭祖雖壽，亦不免於殤夭；則不死之藥，自古難得，私人之收藏者，當翻然知所以改趣矣。

芹曝之獻，亦草創此書之微意也。

（1）此文刊東方雜志第二十七卷第十四號（民國十九年七月刊）。

（2）李易安金石錄後敍，此據胡元瑞少室山房筆叢卷四。

（3）見曹溶絳雲樓書目題詞。

（4）據錢大昕養新錄餘卷下。

（5）事具民國十九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新聞報。

（6）吳愷讀書十六觀補頁三引，（涇川叢書本）。

（7）此爲近代中國藏書史上一大掌故，詳於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七月分。

（8）先生有訪廬文稿若干卷，待梓，此特其一也。

（9）薛福成履浙東日，取范文正公「後樂」之意，在今鄞縣縣治道前地方創後樂園；且爲之記。林木翳然，蓋鄞士女公餘游憩地焉。中建洋房三間，名曰薛樓，以資去思之意。今爲寧波圖書館館址云。

（10）事具民國十九年八月五日寧波時事公報。

（11）文見楊鐵夫重編天一閣藏書目錄卷首。

附錄一　書天一閣書目後

右目爲韓城師初視浙學時鄞屬所呈。計書五千有零，不分門類，不加詮次，無論祕册絕少，卽居易錄所載經解唐人集，亦未及備。而先牛亥豕，又參差其間，蓋尋常官簿本也。

嘗考明嘉靖末，范東明少司馬解組歸，卜築西湖深處，性喜藏書，得城西豐氏萬卷樓舊物，於舍中起閣，初名「寶書」。因得揭文安所書天一池拓本，改名天一，取生水厭火之義。盡購東南異本，羅列籤廚，尤善收說經諸書，訂刊十六種。如京氏易傳，郭氏易舉正之類，及先輩詩文集未傳世者，與婁東王弇州家藏，以書目取較，各鈔所未見相易。故浙東儲藏家，以范氏爲第一，至今二百餘年，卷帙完善。吾朝康熙間，李杲堂與胡道南共輯甬上耆舊詩，公曾孫光燮開閣縱觀，因得鄭榮陽眞，黃南山潤玉，謝廷蘭瑾，魏雲松偁諸集，錄入詩中，俱前此選家所未見者。其有功於其鄉之文獻甚大。

公猶子子宣鴻臚大澈，亦酷嗜抄書。每見人有寫本未傳，必苦借之。在長安邸中所養書傭，多至二三十人，接几而食。旣家居，築室西皐，復與里中賢士大夫品第所得者，垂二十年。初公起閣時，子宣數從借觀，公不時應。子宣拂然，益徧搜海內異書祕本，傾貲購之。凡得一書，知爲閣本所無，輒具酒茗佳殽，迓公至其家，以書置几上，公取閱之，默然而去，其嗜奇好勝若此。

公從孫襄陽太守君材汝梓，性亦嗜學，積帙與司馬公埒。觀鴻臚襄陽，俱無書目流傳，世尠知之；不若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之著稱，而閣遂擅名浙左云。

范氏之守世書也，余嘗求其故而不可得。或曰其家奉司馬公遺訓，代不分書，書不出閣。有借鈔者，主人延入，日資給之，如鄞侯父承休，聚書三萬餘卷；戒子孫，世間有求讀者，別院供饌是也。或曰閣扃鐍惟謹，司馬後人分八九宅，各司其管；一管不至，閣不能開，借書者以爲難，書得不散。案焦氏經籍志，四明范氏書目二卷，范欽撰。或云其家另有書目，不以示人。今所傳者，特牘本耳。是數說者，余將倣取一焉。

右錄秀水沈叔埏埴爲頤綵堂文集卷八，第二十五葉至第二十六葉。

文中所云韓城，卽指韓城王文端杰。杰一生事蹟，詳朱珪東閣大學士文端王公杰墓誌銘，姚鼐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並序，（見錢泰吉碑傳集卷二十八）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王文端公事略——就其傳略觀之，則知杰『初視浙學，』實在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下距懋柱獻書高宗頒賞古今圖書集成爲時僅三年云。故韓城目雖未得見，可決其必無圖書集成在內，語在本文第六節註五。

又案頤綵堂文集，玩其自序，蓋成於乾隆乙卯（六十年）。自序云：『丁未登第，改官請養南歸。歲

月光陰，始爲吾有斯集其發軔也。』丁未爲乾隆之五十二年，然則書天一閣書目後一文，或亦成於五十二年以後。其時第一分四庫全書，業已告成；范氏已得恩賞古今圖書集成矣。沈氏蓋追記前事也。

附錄二　天一閣始末記

自明中葉以來，海內藏書家，莫不以四明天一閣爲巨擘。黃梨洲表彰之，全謝山爲之記，阮文達公爲之編書目，學士文人心中，均有一天一閣矣。

初，范堯卿司馬，素好購書。與豐道生善，先在萬卷樓鈔書，且求道生作藏書記。値道生得心疾，樓上之書，爲門生輩竊去不少。又遭火患，以其幸存之餘，歸於范氏。司馬又稍從弇州互鈔以增益之，遂雄視浙東焉。

閣之初建也，鑿一池於其下，環植竹木，然尚未署名；及搜碑版，忽得吳道士龍虎石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書，而有記於其陰。大喜，以爲適與是閣鑿池之意相合。因卽移以名閣。司馬二子方析產時，以爲書不可分，乃別出萬金，欲書者受書，否則受金；其次子忻然受金而去。今金已盡而書尙存，其優劣爲何如？

此閣構於月湖之西，宅之東，牆圃周圍，林木蔭翳，閣前略有池石，與闤闠相遠。（按東齋脞語，言其閣

四面皆水，故藏書紀事詩有「烟波四面閣玲瓏」之語。其實閣之外有月台；台下卽小池，月牙形，略有竹樹；並非四面皆水。）寬閑靜閟，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司馬沒後，封閉甚嚴，繼起子孫，相約爲例。凡閣廚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逐不與祭。其例嚴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黃梨洲後，萬季野徵君，馮南軒處士繼往。崑山徐健庵司寇，聞而來鈔；而海寧陳廣陵詹事纂賦彙，亦嘗求之閣中。全謝山爲小玲瓏館馬氏，亦往鈔之。迨四庫館開，范氏進呈書六百三十八部，爲藏書家之冠；詔建七閣，專人往浙，繪閣圖，仿其式以造，亦至顯榮矣。

乾隆癸丑，阮文達公督浙學，數至閣下，命范氏後人，分廚編定書目，碑目刊行。道光庚子，英人破寧波，登閣周視，僅取一統志及輿地書數種而去。咸豐辛酉，粵匪之亂，閣旣殘破，書亦星散。范氏後人四川知縣邦綏，避地山中，得訊大驚。卽間關至江北岸搜訪，聞書爲洋人傳教者所得，或賣諸奉化唐嶴造紙者之家，急借貲贖回，寇退，又偕宗老，多方購求，書稍稍復歸。其有散在他邑，不聽贖取者，則賴郡守任邱邊公寶箴，移文提贖，還藏閣中。後寧波太守江甯宗湘文，延慈谿何明經松重編書目，未就去任。光緒己丑，無錫薛觀察福成復屬歸安錢念劬明經，編成四卷。己丑刊行，體例勝於前編，惜書存止十

分之二。

光緒三十四年，內兄夏閏枝守寧波，余欲登閣觀書。閏枝於八月間與范氏訂約，至次年始得復。（司馬後人一百有二家，須均允乃得登，舊例也。）定期三月十八日，余於十三日自江寧赴之，十五日到鄞，十八日到閣。范氏派二座生，衣冠迎太守（一字渭生，一字秋圃）。茶畢登閣，約不攜星火。閣甚庳陰，然樸素堅固，明制宛然。閣上寶書樓，明嘉靖時題。閣下長聯云：『承梅澗柳汀以後，清節衣冠，世澤永四明司馬；比南雷東礀之奇，圖書泉石，樓高仰百尺元龍。』阮文達撰。又有天一閣書藏，亦文達筆。梅叔跋云：『天一閣藏原有之書，另辟一藏，專收後來之藏』云云。惜范氏子孫，不能體文達之意也。廚用散木，兩面開門，界而為五。每廚門標每類，例須范氏子孫檢閱。余攜現在書目細閱，應抽閱者，付之范氏子。開廚但見書帙亂疊，水濕破爛，零篇散帙，鼠嚙蟲穿，迥非阮文達公所云。（定香亭筆談：余兩登此閣，地甚卑濕，而列匱書乾燥無蠹蝕，大可異。）范氏子見書而不能檢，余告之，乃抽出再檢再閱；范氏子挽余自抽，蓋目不知書者。余笑曰：「肯破例耶？」相與一笑。

列廚分類，每類止數十本，然皆嘉靖前書。刻本無方體字，鈔本藍格綿紙，令人不忍釋手。囑鈔宋刑統，正德江陰志而出，聊慰生平素願，然所見殊不逮所聞矣。閏枝歸，渭余曰：「再閱百年，遺書盡入蟲腹，天一閣其泯滅乎！」閏枝赴湖州本任，只鈔得刑統，而江陰志未來。

癸丑余避難僑滬，忽聞閣書大批出售。余友石銘，得宋刻書經注疏歐陽集六十四卷本。又見明刻明鈔書五六百本，及明登科錄百十本。意其子孫，居然肯賣。後知滬上姦商，浼賊往偸，迨知覺，已去大半。嗚官究治，止定獲到二賊罪名，書仍不能還閣；近日有司之新律也。閣書止存三分，又去其二，並不能待入之蟲腹。近日浙西陸氏皕宋樓，丁氏八千卷樓，姚氏咫進齋，朱氏結一廬，均已四散。並天一閣亦不能保存，可謂文運之厄矣。

右錄自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卷三乙丁稿。

附錄三　重編天一閣藏書目錄序

天一閣者，有明范侍郎堯卿藏書之所也。四明藏書，首推城西豐氏。豐爲宋清敏公後裔，家有萬卷樓，所藏多宋元名槧。數傳以後，其以焚燬借竊而去者，殆十七八；迨舉而歸諸天一閣時，特子遺耳。侍郎得之，復借抄弇州所藏，而附益焉；且必手寫書籤，記其所得日月，故書之雕本者，皆天啓以前物。其抄本，亦非坊間流通品。至其中攙有清初版本，則其子孫代有增益，非侍郎手澤矣。故當時藏書，雖有數家，而范氏特以古書著。侍郎析產，估書價已值萬金。全歸一子承受，其處書不可謂不善也。易世而後，鎖鑰甚嚴，家規：子孫非合各房不能登樓。不許將書下閣階，不許私領戚友入琅環福地，門禁之嚴，等

分之二。

光緒三十四年，內兄夏閏枝守寧波，余欲登閣觀書。閏枝於八月間與范氏訂約，至次年始得復。（司馬後人一百有二家，須均允乃得登，舊例也。）定期三月十八日，余於十三日自江寧赴之，十五日到鄞，十八日到閣。范氏派二庠生，衣冠迎太守（一字渭生，一字秋圃），茶畢登閣，約不攜星火。閣甚庳隘，然樸素堅固，明制宛然。閣上寶書樓，明嘉靖時題。閣下長聯云：『承梅潤柳汀以後，淸節衣冠，世澤永四明司馬，比南雷東磵之奇，圖書泉石，樓高仰百尺元龍。』阮文達撰。又有天一閣書藏，亦文達筆。梅叔跋云：『天一閣藏原有之書，另辟一藏，專收後來之藏』云云。惜范氏子孫，不能體文達之意也。廚用散木，兩面開門，界而爲五。每廚門標每類，例須范氏子孫檢閱。余攜現在書目細閱，應抽閱者付之范氏子。開廚但見書帙亂疊，水濕破爛，零篇散帙，鼠嚙蟲穿，迥非阮文達公所云。（定香亭筆談：余兩登此閣，地甚卑濕，而列匱書乾燥無蠹蝕，大可異。）范氏子見書而不能檢，余告之，乃抽出再檢再閱；范氏子挽余自抽，蓋目不知書者。余笑曰：「肯破例耶？」相與一笑。列廚分類，每類止數十本，然皆嘉靖前書。刻本無方體字，鈔本藍格綿紙，令人不忍釋手。囑鈔宋刑統，正德江陰志而出，聊慰生平素願，然所見殊不逮所聞矣。閏枝歸，渭余曰：「再閱百年，遺書盡入蟲腹，天一閣其泯滅乎！」閏枝赴湖州本任，只鈔得刑統而江陰志未來。

癸丑余避難僑滬，忽聞閣書大批出售。余友石銘，得宋刻書經注疏歐陽集六十四卷本。又見明刻明鈔書五六百本，及明登科錄百十本。意其子孫，居然肯賣。後知滬上姦商，浼賊往偸，迨知覺，已去大半。嗚官究治，止定獲到二賊罪名，書仍不能還閣；近日有司之新律也。閣書止存三分，又去其二，並不能待入之蟲腹。近日浙西陸氏皕宋樓，丁氏八千卷樓，姚氏咫進齋，朱氏結一廬，均已四散。並天一閣亦不能保存，可謂文運之厄矣。

右錄自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卷三乙丁稿。

附錄三　重編天一閣藏書目錄序

天一閣者，有明范侍郎堯卿藏書之所也。四明藏書，首推城西豐氏。豐為宋清敏公後裔，家有萬卷樓，所藏多宋元名槧。數傳以後，其以楚爕借竊而去者，殆十七八；迨舉而歸諸天一閣時。特子遺耳。侍郎得之，復借抄弇州所藏，而附益焉；且必手寫書籤，記其所得日月，故書之雕本者，皆天啓以前物。其抄本亦非坊間流通品。至其中攙有清初版本，則其子孫代有增益，非侍郎手澤矣。故當時藏書，雖有數家，而范氏特以古書著。侍郎析產，估書價已值萬金。全歸一子承受，其處書不可謂不善也。易世而後，鎖鑰甚嚴，家規子孫非合各房不能登樓。不許將書下閣階，不許私領戚友入琅環福地，門禁之嚴，等

於中祕，故明清之交數十年樓下蛛網塵封，幾絕人迹，徒動學者羨慕窺測之勞而已。乾隆中，詔開四庫，求天下遺書。其裔孫曰懋柱者，選書六百二種以進，賞圖書集成平定回部武功圖，以褒之。并題其所進魏了翁周易要義馬總意林二書，以示寵異。并其所進餘書歸還之，着織造大臣親詣其家，詳考藏書方法，以爲天祿式，可謂榮矣。然閣書之目，外人終莫測也。其初，黃梨洲先生，以碩望故交，嘗破例詣閣觀覽；擇其古僻者，鈔爲書目。崐山借錄，轉相流傳；人間始知有天一閣書目；而碑目，則見於錢辛楣先生之鄞志中。嘉慶間，阮文達撫浙，始刻其目而序之。自是天一閣書目，始公布於世。其目凡爲書四千九十四種，五萬三千七百九十九卷，碑目存七百六十四種，亦大觀矣。自時厥後，逐罹厄運。太平一役，寧波當戰衝，河圖綴袴，論語代薪。是爲一厄，民國建元，亦受波及，捆載以去者，往往落諸江北教士之手；事後交涉，始許贖還，然已非完璧，是爲二厄。閣門封閉，在保管者視爲無上之禁嚴，然鑽穴者，利其無人，苟得踰垣毀窗，遂可雍容進退，是爲三厄。且自人愛古器而掘塚之案日多；人尚古刻，而盜書之術日巧。陳倉棧道，移轉無形，況查驗樓板中，明明有虛蓋一穴，可容一人上下者乎？是爲四厄。陵夷至於同光間，薛觀察爲之刻目，目中古刻之存者，已寥如晨星。計書目尚有二千零五十六種，注全者尚一千二百七十種，道路傳言，今之存者，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已。庚午秋，市政府楊市長子毅，有保存國粹深意。命鐵夫哲顯起鳳雨亭等往查，爲編目之預備。鐵夫等重違范氏意，以一日竣事，時雖迫

促，大體已自瞭如。合諸范氏。自行清理所寫目，當不大謬。通計爲書九百六十二種，共七千九百九十一册，比薛目約得二分之一。其中完璧者，尙有三百一十種，比薛目約得四分之一。然全者多屬數册，至册數愈多，其存者愈少，有百數十册，止存一二册者。故種數似有可觀，而册數實屬無幾。其中最完善者，爲地志一類，百存九十五分以上。不知地理與他書異，他書宜古，地理宜今，明代志書，以之考古則有餘，以之徵今則不足。因爲不合時宜之品，其全也固宜。此外碑帖，一無所存；石刻十餘，具尙無恙。此外圖書集成，尙存四千零七十四册，約得原書之半。三才廣志阮目注一千一百八十四卷，二百三十七册；至薛目時，存一百三十二册，今則止存四十二册。殆必有人以漸進之策，謀奪此書者。聞此次緝盜，有供受雇，爲竊此書而來。將來勢不至於全失不止。封禁愈嚴，覬覦愈衆；覬覦愈衆，亡失愈速。秦嬴銷兵以止亂。陳涉起而咸陽焚，俄羅斯厲行專制以防變，革黨起而皇位失，皆此理也。夫藏書者便自讀，便子孫讀耳。自讀不過數十年；爲子孫積財，尙不能守，此戔戔奚爲者？况嚴錮深扃，子孫雖欲見而無從；况手披而目誦乎？沒書之性，失書之用，莫此爲甚。爲范氏計，能撥用其祖產，整理殘缺，添補完備，設專員以掌之，以公諸地方人士，名爲侍郎圖書館，以普及侍郎之德澤，永久侍郎之精神，上策也。如揣力不能逮，則輦而贈諸公家，使公家代負整理保管之責，子孫能讀書者，尙得時時赴閱，以期分受融會乃祖之德澤與精神。一時不能讀，必可俟子孫能讀之時；以公管必較私管爲可久，此中策也。

先以外人所欲竊之三才廣志付諸石印，藉廣流傳；一可獲取金錢，一可潛銷窺伺，此下策也。若猶是以封鎖爲政策，祕緘爲主義，非果蠹腹，即備盜糧，是爲無策。侍郎有知，當亦以予爲知言也夫！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六日，中山楊鐵夫氏序於中山公園之桐陰勘書室。

附錄四

重編寧波范氏天一閣圖書目錄

書目	原冊數	現存冊數
圖書集成部		
歷象歷法典		六十八冊
歲功典		五十七冊
庶徵典		一百零二冊
乾象典		四十四冊
方輿坤輿典		七十六冊
山川典		六十九冊
邊裔典		六十八冊
職方典		五百三十二冊
經濟銓衡典		五十九冊

書目	原冊數	現存冊數
禮儀典		一百五十五冊
戎政典		一百三十冊
食貨典		八十二冊
考工典		五十九冊
選舉典		六十三冊
祥刑典		八十八冊
樂律典		六十四冊
明倫皇極典		一百四十四冊
官常典		三百〇五冊
交誼典		五十六冊

宮闈典		六十九冊
閨媛典		一百四十六冊
氏族典		二百三十二冊
家範典		七十六冊
人事典		四十冊
理學經籍典		一百八十五冊
學行典		一百五十二冊
字學典		五十三冊
文學典		一百三十六冊
博物藝術典		三百四十二冊
神異典		一百〇二冊
草木典		一百四十六冊
禽蟲典		一百〇六冊

經部

周易	一冊	一冊全
橫渠先生易說	三卷	一冊缺
易傳義	十卷	四冊缺
周易義海撮要	十二卷	二冊缺
童溪易傳抄本	三十卷	五冊全
胡子易演抄本	十八卷	二冊缺
書經大全	十卷	二冊缺
書經講義會編	十二卷	三冊缺
書經主義	七卷	一冊缺
書經新說		二冊缺
尚書義粹	二卷薛目存下卷	二冊全
書經摘注抄本	六卷	三冊全
毛詩注疏	二十卷	四冊缺
尚書彙纂		一冊缺
尚書文祖破意		一冊

以上二書阮目薛目俱無

詩經集註	薛目無	二冊缺
周禮集說	十二卷	十一冊缺
儀禮集說	十七卷	七冊缺
禮記		二冊缺
禮記經傳通解抄本	六十六卷	七冊缺
禮記集說抄本	一百六十卷	九冊缺
禮記纂言	三十六卷	七冊缺
禮書	一百五十卷	三冊缺

儀禮經傳通解抄本	三十七卷	一冊缺
春秋尊王發微	十二卷	一冊缺
精選東萊博議	十六卷	一冊缺
春秋世學	三十二卷	十三冊缺
春秋本義	三十卷	二冊缺
春秋四傳	三十八卷	八冊缺
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	六冊缺
春秋胡傳集解	三十卷	十一冊缺
春秋孔義	十二卷	三冊缺
春秋私考	三十六卷	四冊缺
春秋左傳杜林合注	五十卷	三冊缺
春秋左史捷徑	二卷	一冊缺
春秋繁露抄本	十七卷	一冊缺
春秋列傳		一冊缺
左傳衡		二冊
讀公羊註記疑		二冊
讀公羊註臆		二冊
上三書薛目無		
論語筆解	二卷	一冊全

四書章句	三十九卷	十一冊缺
四書直解	二十七卷	一冊
四書考	二十八卷	四冊
孟子張宣公解		一冊
四書拙講		三冊孟子全
希聖講義		三冊殘
大學衍義		廿八冊缺
四書或問		四冊
以上五目薛目所無		
釋名	八卷	二冊缺
埤雅	二十卷	三冊缺
書學正韻	三十六卷	十四冊缺
又	又	五冊缺
古今韻會舉要	三十卷	九冊缺
洪武正韻	十六卷	一冊缺
同文備考	八卷	六冊缺
詩韻輯略	二卷	二冊全
九經韻覽	十四卷	二冊缺

史部

史記	一百三十卷	二冊缺
史記		一冊缺
史記評林	一百三十卷	一冊缺
史記題評	一百三十卷	二冊缺
漢書	一百卷	廿四冊缺
漢書評林	一百卷	五冊缺
晉書	一百三十卷	廿九冊缺
宋書	一百卷	一冊缺
北史	一百卷	六冊缺
魏書	一百十四卷	四十三冊缺
後周書	五十卷	四冊缺
唐書	二百五十卷	七冊缺
宋史	四百九十六卷	一百四十一冊缺
金史	一百三十五卷	二十六冊缺
元史	二百卷	四冊缺
竹書紀年	二卷	一冊全
又		一冊殘
資治通鑑	二百五十四卷	七冊缺
通鑑外紀	十卷	五冊全
通鑑綱目三部	各五十九卷	共四十冊缺
少微通鑑節要	五十卷	一冊缺
通鑑節要續編	三十卷	九冊缺
元史續編	十六卷	三冊缺
世史正綱	三十二卷	五冊全
續通鑑綱目	二十七卷	十冊缺
人代紀要	三十卷	八冊缺
龍飛紀略	八卷	三冊缺
續通鑑	六十四卷	五冊缺
宋元通鑑	一百五十九卷	二冊缺
憲章錄	四十七卷	三冊缺
通鑑紀事本末	四十二卷	二冊缺
宋史紀事本末	二十六卷	一冊缺
路史	四十七卷	十五冊缺
讀史備忘	十卷	二冊缺
宋史新編	二百卷	二冊缺

續藏書	二十七卷	七冊缺
函史上下編	八十二卷	二十四冊缺
明武宗實錄抄本	一百九十七卷	十一冊缺
漢書題評		五冊
唐鑑		三冊全
綱鑑會纂		四冊
通鑑博論		一冊
通鑑總類		二十四冊
高宗實錄		七冊
綱鑑會編		四冊
史拾廣記		一冊
諸史品節		一冊
明聖訓衍		二冊
五行志		三冊
古今歷代國號		一冊
史纂左編		四十八冊

以上由漢書題評起至史纂左編止共十三目

俱薛目所無惟全缺未有的據故略不注下同

戰國策註	十卷	一冊缺
永樂聖政記抄本	三卷	二冊缺
楚記	六十卷	二冊缺
兩廣平蠻錄	卷	二冊缺
弇州史料後集	七十卷	廿二冊缺
古今治平略		十三冊
十九史略大全		二冊

上二目薛目所無

明聖訓衍	三卷	二冊缺
秦子文諫	二卷	二冊全
關中奏議	十八卷	九冊缺
胡端敏奏議	十卷	一冊缺
余肅敏奏議	三卷	二冊缺
王浚川奏議	卷	五冊缺
南贛督撫奏議	七卷薛目注缺	七冊全
張簡肅公奏議抄本	三卷	三冊全
青瑣疏略	卷	一冊缺
海防兵糧疏	一冊	一冊全

宋名臣奏議	一百五十卷	六冊缺
歷代名臣奏議	三百五十卷	一冊缺
明經濟文錄	四十卷	卄八冊缺
江西恤刑錄	二卷	一冊全
審錄廣東案稿	二冊	一冊缺
服色條例		一冊
經世要略		三冊
皇極經世		二冊半
明疏義輯略		十二冊全
大明制書		四冊
欽定中書政考		四冊
昭代典則		四冊
濬宋名賢策論		四冊
程策		一冊
策部		一冊
籌時要略		一冊
時務治平略		一冊
時務元賞		一冊
提督學校		一冊
西漢彙要		四冊
潘塤奏議		一冊缺
余肅敏公牘		一冊缺
軍政條例		三冊
許忠節公錄		一冊
勳臣世系		一冊缺
本朝奏議抄本		二冊
經濟類編		十九冊缺
抄本奏議		一冊
經濟續鈔		二冊
戶部軍需則例		一冊
現行常例		一冊
條例全文		一冊
後場紀年		一冊殘
大閱錄		一冊

以上由服色條例至大閱錄共三十(?)目皆薛志所無雖有字樣似同然不敢遽斷爲一書

韓魏公別錄	三卷	一冊殘
范文正公年譜	二卷	二冊全
比干錄	一卷	一冊全
褒賢集	一冊	一冊全
忠烈編	十卷	一冊缺
董子故里志	卷	一冊缺
紫陽文公年譜	五卷	二冊全
范文正言行拾遺	一冊	一冊全
孫忠烈傳贊碑	一冊	一冊全
胡少司馬傳	一卷	一冊全
忠義紀實	一冊	一冊全
雪夜暮歸記 薛目暮誤墓	二卷	一冊全
春秋列國諸臣傳 抄本	五十卷	二冊缺
歷代忠義錄	十四卷	三冊缺
吳中往哲記	二卷	一冊殘
明名臣言行錄	十四卷	六冊殘
明理學名臣言行錄	二卷	二冊全
明理學名臣言行錄	卷	一冊缺
明名臣言行通錄	二卷	一冊缺
祥符文獻志	十七卷	五冊缺
續吳先賢贊	十五卷	三冊缺
兩浙名賢錄	五十四卷	廿六冊缺
中州名賢文獻表	卷	一冊缺
十七史百將傳	卷	七冊缺
雙忠錄	二卷	一冊殘
錢海石褒忠錄	一卷	一冊殘
武定侯郭勛招	一冊	一冊全
劉東山招	一冊	一冊全
登科錄		二冊
會試錄		一冊
順天鄉試錄		一冊
應天鄉試錄		一冊
山東鄉試錄		一冊
河南鄉試錄		一冊
浙江鄉試錄		一冊
江西鄉試錄		一冊

湖廣鄉試錄　一冊
四川鄉試錄　一冊
福建鄉試錄　一冊
廣東鄉試錄　一冊
雲貴鄉試錄　一冊
雲南鄉試錄　一冊
據薛目每省俱有十餘科之試錄今查另藏一櫝現止據一科入冊省分亦未全編點也
明鄉貢進士題名記起洪武三年迄嘉靖二十五年
講學編　一冊
遺行錄　一冊
倪文僖公集　六冊
景陸粹編　六冊
朱子語類　一冊
廣雅志抄本　八冊
物原　一冊
陽明先生年譜　一冊缺
宋朝類苑　一冊缺

欽定中樞政考　四冊缺
遺行錄　一冊殘
明道雜志　一冊全
希壽錄　一冊殘
稈策注選　一冊
稽古錄　一冊
恩命錄嘉靖　一冊
皇命恩錄洪武　三冊缺
越女表微錄　一冊全
蹇忠定年譜　一冊全
夏忠靖公遺事　一冊全
孝義殳公傳　一冊
平湖陸氏家傳　一冊
夏時變略　一冊
四朝恩典　一冊
明道堂公鈔抄本　一冊
丙戌同門錄　一册
由講學編至同門錄共二十六目皆薛目所無
全缺未深考

金陵大學中國

兩漢博聞	十二卷	十二冊全
元史節要	二卷	二冊全
漢書雋	卷	一冊缺
諸史會編		二冊

以上一目薛志所無

越絕書	十五卷	四册全
又	十六卷	二冊缺
歲時廣記抄本	四十一卷	三冊缺
日涉編	十二卷	五冊缺
廣輿記	二十四卷	九冊缺
又		十冊全
又		十冊全
輿地略	一卷	一冊全
明統一賦	七卷	一冊缺
元和郡縣圖志抄本	四十卷	四冊缺
寰宇通志	二百卷	四十一冊缺
吳郡圖經續記	三卷	二冊全
保定府志	二十五卷	四冊缺
河間府志	二十八卷	六冊全
順德府志	三十五卷	六冊缺
廣平府志	十六卷	四冊全
大名府志	十卷	四冊全
易州志	二十卷	四冊全
趙州志	八卷	三冊缺
趙州志	十卷	四冊全
昌平州志	八卷	三冊缺
涿州志	十二卷	三冊全
覇州志	十卷	三冊全
薊州志	十八卷	一冊缺
清苑志	六卷	二冊全
雄乘	二卷	二冊全
蠡縣志	五卷	二冊全
欒志	卷	三冊
威縣志	八卷	二冊全
磁州志	三卷	三冊全
長垣志	九卷	二冊全
開州志	十卷	二冊全

隆慶志	十卷	三冊全
南畿志	卷	五冊缺
淮安府志	二十卷	四冊缺
中都志	十卷	六冊全
海州志	十卷	四冊全
通州志	十卷	四冊全
南通州志	八卷	二冊缺
薛目有兩通州無南通州疑脫一南字		
松江府志	三十二卷	八冊全
太倉州志	十卷	四冊全
句容志	十二卷	四冊全
高淳縣志	四卷	二冊全
六合縣志	八卷	三冊缺
儀真縣志	十四卷	四冊全
寶應縣志	十卷	二冊缺
寶應縣志略	四卷	三冊全
邳州志	十卷	三冊缺
沛縣志	十卷	三冊全
如皋縣志	十卷	三冊全
海門縣志	六卷	二冊全
吳邑志	十六卷未釘裝	
吳縣志	五十四卷	二十冊全
長州縣志	卷	六冊缺
崑山縣志	十六卷	四全冊
上海縣志	八卷	二冊全
毗陵志	四十卷	十一冊缺
無錫縣志	卷	二冊缺
江陰縣志	二十一卷	六冊全
丹徒縣志	四卷	二冊
又		二冊全
安慶府志	三十一卷	六本缺
徽州府志	十二卷	六冊全
寧國府志	十卷	四冊全
池州府志	九卷	四冊全
潁州志	六卷	二冊全
又	二十卷	四冊全

和州志	十卷	一冊缺
涇縣志	十二卷	四冊全
又		二冊全
寧國縣志	四卷	四冊全
太平縣志	十卷	二冊全
銅陵縣志	八卷	一冊缺
東流縣志	十二卷	四冊殘
懷遠縣志	二卷	二冊全
壽州志	八卷	三冊全
又	八卷	三冊全
宿州志	二卷	一冊全
宿州志	八卷	三冊缺
蒙城縣志	十二卷	二冊
建平縣志	九卷	一冊缺
天長縣殆	七卷	四冊全
兗州府志	五十一卷	十八冊缺
青州府志	十八卷	三冊缺
武定州志	二卷	二冊全
章邱縣志	四卷	二冊全
淄川縣志	六卷	二冊全
德州志	三卷	一冊缺
萊蕪縣志	八卷	二冊全
鄆城縣志	卷	一冊缺
濮　志	十卷	三冊缺
又		三冊缺
范縣志	八卷	二冊全
莘縣志	十卷	二冊全
昌樂縣志	八卷	一冊缺
臨朐縣志	四卷	二冊全
寧海州志	七卷	二冊
又		一冊缺
夏津縣志	五卷	一冊缺
太原縣志	六卷	二冊全
曲沃縣志	五卷	二冊全
翼城縣志	六卷	一冊缺
渾源州志	五卷	一冊缺
大同府志	卷	三冊缺
鳳翔府志	八卷	二冊缺

耀州縣志	二卷	一冊全
略陽縣志	六卷	一冊缺
寧夏新志	八卷	五冊全
又		四冊全
河南通志	四十五卷	九冊缺
歸德志	八卷	二冊
彰德府志	八卷	六冊全
南陽府志	十四卷	一冊缺
汝寧府志	十六卷	十冊全
許州志	二十卷	一冊缺
又	八卷	三冊全
儀封縣志抄本	四冊	二冊缺
尉氏縣志	五卷	五冊全
蘭陽志	十卷	四冊全
永城縣志	六卷	二冊
武安縣志	四卷	二冊全
內黃縣志	九卷	二冊全
輝縣志	十卷	二冊缺
汝州志	八卷	二冊全
鈞州志	八卷	一冊缺
通許縣志	二卷	二冊全
鄢陵縣志	八卷	二冊全
夏邑縣志	八卷	二冊缺
臨漳縣志	十卷	一冊缺
涉縣志	一卷	一冊全
新鄉縣志抄本	六卷	二冊全
孟縣志	十二卷	六冊全
鞏縣志	八卷	二冊全
舞陽志	卷	一冊缺
沈邱縣志	五卷	一冊缺
襄城縣志	八卷	二冊全
魯山縣志	十卷	二冊全
光山縣志	九卷	三冊全
息縣志	八卷	一冊缺
浙江通志	七十二卷	二冊缺
偃師縣志抄本	四卷	二冊全
鄧州志	十六卷	四冊全
確山縣志	二卷	一冊

太康縣志	十卷	四冊全
鄢城縣志	十二卷	四冊全
靈寶縣志	二卷	一冊全
固始縣志	十卷	二冊缺
商城縣志	八卷	二冊
嚴州府志	廿二卷	四冊缺
餘姚縣志	十六卷	三冊缺
寧波府志	四十二卷	二冊缺
溫州府志	八卷	四冊全
處州府志	十八卷	二冊缺
武康縣志	八卷	二冊全
安吉州志	十六卷	六冊缺
又	八卷	三冊
會稽新志	十六卷	五冊
新昌縣志	十三卷	四冊全
象山縣志	十五卷	二冊缺
紹興府志	五十卷	十四冊全
溫州府志	二十二卷	四冊缺
又		二冊缺
衢州府志	十五卷	四冊缺
平湖縣志	十九卷	十冊全
淳安縣志	十七卷	四冊全
蕭山縣志	六卷	四冊全
嵊縣志	十卷	一冊缺
鄞縣志	三十卷	二冊缺
定海縣志	十三卷	四冊全
黃岩縣志	七卷	三冊全
寧海州志	七卷	二冊全
永康縣志	八卷	二冊全
江西大志	七卷	二冊缺
廣信府志	二十卷	六冊
九江府志	十六卷	八冊全
臨江府志	十四卷	五冊全
又	九卷	四冊全
瑞州府志	十四卷	四冊全
袁州府志	十卷	四冊全
又	十四卷	四冊全
太平縣志	八卷	三冊全

又		二册全
樂清縣志	八卷	二册全
浦江志略	八卷	二册全
饒州府志	四卷	三册缺
又		四册全
南康府志	十卷	三册全
建昌府志	十九卷	六册全
撫州府志	十六卷	八册全
贛州府志	十二卷	四册全
南安府志	三十五卷	八册缺
豐乘	八卷	二册全
鉛山縣志	十二卷	二册缺
江西新城縣志	十三卷	六册全
宜黃縣志	十四卷	二册
永豐縣志	四卷	二册全
瑞金縣志	八卷	二册
湖廣通志	卷	一册缺
黃州府志	十卷	二册缺
荊州府志	十卷	四册全
寧州志	十八卷	四册全
武寧縣志	六卷	二册全
瑞昌縣志	八卷	二册全
金谿縣志	九卷	二册缺
東鄉縣志	二卷	二册全
雩都縣志	二卷	二册全
南康縣志	十三卷	三册全
漢陽府志	十卷	三册全
德安府志	十二卷	一册缺
岳州府志	十卷	四册全
岳州府志	十八卷	八册全
衡州府志	九卷	四册全
寶慶府志	五卷	一册缺
沔陽州志	十八卷	四册全
羅田縣志	八卷	二册全
應山縣志	三卷	二册全
光化縣志	六卷	二册缺
歸州志	四卷	四册全
又	二卷	一册缺

茶陵州志	二卷	二册全
慈利縣志	十八卷	二册全
常德府志	二十卷	六册全
永州府志	十卷	四册全
郴州志薛志作彬誤	二十卷	二册缺
蘄水縣志	四卷	二册全
蘄州志	九卷	三册全
夷陵州志	十卷	二册全
巴東縣志	三卷	二册全
澧州志	六卷	五册缺
夔州府志	十二卷	五册全
馬湖府志	七卷	二册全
蓬州志	十卷	二册缺
雲陽縣志	二卷	二册全
青神縣志薛目注缺	一册	一册全
興化府志	五十四卷	十一册缺
建寧府志	二十一卷	十册全
汀州府志	十九卷	六册全
寧德縣志	四卷	二册全

順昌縣志	十卷	三册缺
沙縣志	十卷	一册缺
毗陵縣志	四十卷	十一册缺
洪雅縣志	五卷	二册全
八閩通志	八十七卷	十七册缺
八閩通志		三册缺
延平府志	三十四卷	十二册全
邵武府志	十五卷	六册全
邵武府志		一册
福寧州志	十二卷	三册全
松溪縣志	十四卷	一册缺
將樂縣志	十四卷	四册全
尤谿縣志	七卷	一册缺
建寧縣志	八卷	二册全
龍溪縣志	八卷	二册全
長泰縣志抄本	二卷	二册全
又	二卷	一册缺
惠安縣志	十三卷	二册
德化縣志	十六卷	四册全

廣東通志	七十卷	八冊缺
南雄府志	二卷	二冊全
南雄府志		二冊
惠州府志	十六卷	六冊全
仁化縣志	一卷	一冊全
海豐縣志	二卷	一冊全
安溪縣志	八卷	三冊缺
建陽縣志	十六卷	三冊缺
清流縣志	五卷	二冊全
漳平縣志	十卷	二冊缺
廣州志		一冊缺
惠州志略	一卷	一冊全
瓊臺志	四十四卷	十一冊缺
翁源縣志	一卷	一冊全
潮陽縣志	十五卷	四冊
大埔縣志	九卷	二冊全
欽州志	九卷	二冊全
始興縣志	二卷	二冊全
雲南志	四十四卷	十二冊全
尋甸府志	二卷	二冊全
恩南府志	八卷	二冊全
德慶州志	十六卷	四冊全
興寧縣志	四卷	二冊全
南甯府志	十卷	三冊全
普安州志	十卷	二冊
貴州通志	十二卷	十二冊全
水經注	四十卷	十二冊全
又		五冊缺
兩鎮三關通志	十卷	九冊缺
太嶽太和山志	十五卷	一冊缺
茅山志	十五卷	一冊缺
茅山志原本		四冊全
惠大記	一冊	一冊全
治河總考	四卷	一冊缺
衡嶽志	八卷	二冊缺
龍虎山志	三卷	一冊缺
京口三山續志	二卷	二冊全
羅浮山志	十二卷	二冊全

攝山棲霞寺志	二卷	二冊全
雲岩史薛志作雲岩	二卷	一冊
帝康景物略	八卷	五冊缺
紀古滇說	一卷	一冊全
齊雲山志		二冊全
隴州吳山志	三卷	二冊全
香泉山志	一冊	一冊全
古今遊名山記	十七冊	十一冊缺
長安志	二十卷	三冊缺
又		四冊全
天關眞舍志	二十卷	一冊缺
殊域周咨錄		三冊缺
乾道四明圖經下七目見薛目新藏書	十二卷	四冊全
開慶四明續志	十二卷	四冊全
延祐四明誌	十七卷	十冊全
至正四明續志薛目有開慶無至正		六冊全
四明他山水利備覽	二卷	一冊全
四明六志校勘記	九卷	三冊全

新鄞縣志	七十五卷	三十冊全
大德昌國州志		二冊全
安慶地理志		一冊
安慶禮制志		六冊
增城縣志		四冊全
彰德縣志		
營山縣志		二冊全
定苑志		三冊
維揚志		七冊
吳邑志	未裝訂	四冊
陽湖縣志		一冊全
曾華山錄		九冊缺
南嶽志		二冊缺
此書薛目兩見一見進呈書目中寫手抄本一見新藏書目中未注何版今查係四明徐氏版殆新藏者		
武林掌故		一百十冊
馬老廳志		十冊全
杭州府節孝錄		一冊全

蕭山志		二冊
京口三山志		一冊全
靈勝分記		一冊
城隍志		四冊
文瀾閣志		四冊全
樊公祠錄		一冊
西湖遊覽錄		九冊缺
以上由增城志至此凡二十一目皆薛目所無		
南雍志	二十四卷	七冊缺
國子監通志	十卷	一冊缺
留台雜記	八卷	三冊缺
南京太常寺志	十三卷	一冊缺
南京太僕寺志	十卷	一冊缺
南京大理寺志	卷	一册缺
吏部職掌	六冊	六冊全
各衙門條例抄本		一冊缺
六部條例抄本	五冊	五冊全
嘉靖新例抄本	一冊	一冊全
吏部四司條例抄本	六冊	六冊

兵部武選司條例抄本	一冊	一冊
牧鑑	十卷	三冊缺
經世要略		三冊
官品令抄本		一冊
通志略	五十一卷	三冊缺
文獻通考	三百四十八卷	一百冊缺
通典詳節		二冊缺
續文獻通考纂	二十二卷	三冊缺
明制書	五冊	四冊缺
明制禮	卷	八冊缺
禮儀定式薛目作定制		一冊
明律		二冊
泮宮禮樂疏		二冊缺
古今治平略	四十卷	十三冊缺
長蘆鹽法志	七卷	一冊缺下
福建運司志		一冊
又		三冊
漕運議單抄本	一冊	一冊全
船政買木事宜薛目作一卷誤	一卷	二冊全

金陵大學中國

船政修造事宜	一卷	一册全
江西賦役	十五卷	七册缺
馬政志	四卷	一册缺
採辦記略	四卷	三册
南京戶部續志		二册缺
各部條例		三册缺
條例全文		四册缺
鹽政		三册
楚記		二册
邊政考		二册缺
時務治平略		一册殘
東游紀序		一册缺
上八目薛目所無		
涉史隨筆	一卷	一册全
班馬異同評	三十五卷	四册缺
通鑑博論	二卷	一册全
風俗通義		一册缺
十九史略大全		二册缺
時務元賞		一册

萬代公論		一册
上四目薛目所無		

子部

荀子	二十卷	
孔叢子	三卷	一册缺
新序	十卷	四册缺
又		一册殘
申鑒	五卷	一册
中論	二卷	一册缺
朱子語類	一百四十卷	三册缺
聖賢語論	四卷	一册缺
居業錄		二册缺
橫渠張子鈔釋	六卷	二册全
二程子鈔釋十卷	十卷	一册缺
朱子鈔釋	二卷	一册全
則言	二卷	一册全
約言	十卷	一册缺
諸儒講義	二卷	一册缺

養心亭集	八卷	一冊缺
性理要刪	三卷	一冊缺
呂氏家塾讀書記		七冊
性理羣書		一冊
朱子語略		一冊
陸象山年譜		一冊
諸儒文要		二冊
諸子實紀		一冊
諸子講義		一冊缺

上七目薛目所無

韓子	二十卷	二冊缺
靈樞經	十二卷	一冊缺
王氏脈經	十卷	十卷冊數未明
痘疹方論	三卷	三冊全
痘疹方論	三卷	二冊
養生主論	十六卷	三冊缺
玉機微義	五十卷	七冊缺
本草綱目	五十二卷	十冊缺
安老懷幼	四卷	二冊全
醫學綱目		十九冊缺
本草權度	三卷	二冊缺
醫經小學	六卷	三冊
醫學指南	四卷	二冊全
外科精要	三卷	一冊殘
醫學統旨	六卷	三冊全
醫林類證集要	十卷	五冊缺
惠濟附遺		一冊缺
傷寒治例	一卷	一冊全
外科心法		一冊缺
發明症治	十卷	三冊缺
地理天機會元	十二冊	五冊缺
地理眞機	十五卷	五冊全
嬾仙心印 抄本	一卷	一冊全
人子須知		五冊缺
魯般營造正式	六卷	一冊缺
地理統會大成 薛目有會通疑以音似顚倒誤		三冊缺

仙嫛集		三册缺
璇璣經		一册
陰陽定論		三册
劉青田奇門 抄本		七册
地理心學		一册
繪事指蒙		一册
上七目薛目所無		
呂氏春秋	二十六卷	一册缺
天祿閣外史	八卷	三册缺
郁離子	一卷	一册全
約言	一册	一册全
古今考	二十卷	三册缺
譚苑醍醐	九卷	二册缺
正楊	四卷	二册全
兩山墨談	十八卷	一册缺
爲善陰隲	十卷	一册缺
初潭集		二册缺
今獻彙言	八册	七册缺
藝文類聚	一百卷	十九册缺

錦繡萬花谷	一百十二卷	十册缺
決科截江網	三十二卷	二册缺
山堂考索		一册缺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四十一册缺
又		二十册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薛目璧作碧誤)	八十二卷	七册
文選雙字類要	三卷	三册全
古今姓氏遙華韻編	十卷	七册
萬卷精華前集	八十卷	十二册缺
物原	一卷	一册全
考古辭宗	二十卷	九册
圓機活法	五十卷	十九册缺
詩學大成		二册缺
三才廣志	一千一百八十四卷	四十二册
山海經	十八卷	一册缺
奇效良方		六册缺
本草集要		一册缺
醫經會元保命奇方		一册缺

傷寒蘊要		三冊缺
全幼心鑑		三冊缺
難經		一冊缺
經驗奇方		一冊
親驗簡便諸方		一冊
王安道中風辨		一冊缺
王節齋明醫雜治		二冊全
類症本草		九冊
病源目錄		一冊全
藥方類		一冊
景岳全書		一冊
上十六目辭目所無		
授時歷法撮要	一卷	一冊全
天文大成輯要		二十冊全
上一目辭目所無		
天元玉歷祥異賦	七卷	一冊缺
靈棋經	二卷	一冊全
尅擇便覽	十卷	一冊缺

地理發微釋疑	二卷	一冊全
地理紫囊書		一冊缺
潛確類書		二冊缺
羣書考索		一冊缺
翰墨大全		一冊缺
宜室類編		八冊
藝文類聚		十九冊缺
尺牘法言		一冊缺
江湖紀聞		一冊殘
孤竹賓談		二冊全
上九目辭目所無		
續高僧傳	三十卷	九冊
宋高僧傳	三十卷	一冊缺
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		一冊缺
維摩詰所說經注	十卷	二冊
天如和尚剩語別錄	五冊	三冊
楞嚴經	十卷	二冊
古今譯經圖記	四卷	一冊

禪法要解法 二卷 二冊全
破邪論 一冊
菩薩本生鬘論 九卷 一冊
大唐內典錄 一冊缺
祥宗頌古連珠通典 一冊缺
四教義 一冊缺
大乘寶要義論 一冊缺
雜譬喻經 一冊
護法論 一冊
十門辨惑論 二卷 一冊
元至元辨僞錄 一冊
成實論 薛目誤實爲寶 四卷 一冊
圓集要義釋論 二冊缺
法顯傳 一卷 一冊
鞞婆沙論 四卷 一冊
阿毗達摩順正理論 二冊缺
俱舍論 一冊
陰持入經 薛目脫入字 二卷 一冊
傳燈錄 六冊缺
二論同卷 一冊
六宗正辨 二冊
法藏碎金錄 一冊
上四目薛目所無
南華眞經義海抄本 一百六卷 十八冊
莊子口義 五冊
按薛目無莊子口義止有三子口義十四卷疑此即三子中之一
眞誥 七卷 三冊
黃庭內景玉經 二冊
上清靈寶濟渡大成 四十卷 十一冊缺
助道微機 一冊
紫庭修行法 一冊缺
劍俠傳 一冊全
上六目薛目所無

集部

孟浩然集 四卷 一冊卷
歐陽文忠集 薛目作存十七冊 十九冊缺
黃詩內篇 十四卷 一冊缺

李梅亭四六標準 抄本	四十卷	八冊全
又		七冊缺
怡齋詩集		一冊缺
劉職方詩	八卷	一冊
春草齋集	十卷	二冊缺
運甓漫藁	七卷	四冊缺
震澤先生集	三十六卷	四冊缺
王文成公全書	三十八卷	二十六冊缺
陽明文錄	十卷	四冊全
別錄	十卷	四冊全
擬古詩	一卷	一冊全
呆齋存稿	二十四卷	一冊缺
居庸外編	二卷	一冊全
李氏山房詩選	二冊	一冊缺
青谿集	三卷	一冊殘
沈嘉則詩選	十卷	一冊缺
九霞山人集	十二卷	四冊缺
李山人詩	二卷	一冊全
移虔藁	一卷	一冊全
世書堂稿	卷	一冊缺
石陽山人建州集	一冊	一冊全
邱隅詩文集	十九卷	六冊缺
芝園定集	五十五卷	十四冊缺
李中麓閑居集		三冊缺
天池山人小藁	二冊	一冊缺
碧溪賦	二卷	二冊全
野眺樓近草	一冊	一冊全
選詩補注續編	四卷	二冊全
三謝詩集	一卷	一冊全
六朝詩彙	十二冊	八冊缺
唐十子詩	十四卷	
文苑英華	一千卷	七冊缺
初盛中晚唐集		三十冊全
薛志作四冊誤實則初唐詩六冊盛唐詩九冊中唐詩七冊晚唐詩八冊		
唐文粹	一百卷	十五冊缺
唐策	十卷	二冊缺

赤城詩選	六卷	一冊
詩準	四卷	一冊全
詩翼	四卷	一冊全
瀛奎律髓	四十九卷	五冊缺
古賦辨髓	十卷	六冊全
唐音批點	十四卷	一冊缺
唐詩品彙	百卷	三十冊全
唐絕增奇	五卷	一冊缺
新安文獻志		二冊
風雅逸篇	十卷	一冊缺
尺牘新裁	十卷	一冊缺
麟溪集		一冊缺
唐文鑑	二十一卷	五冊缺
廣文選	六十卷	十八冊缺
西漢文類 抄本	三十五卷	十五冊缺
東漢文類 抄本	三十六卷	十四冊缺
南華合璧集	四卷	二冊全
秦漢文	四卷	三冊缺
漢魏詩集	十四卷	二冊全
秦漢晉魏文選		五冊缺
西漢東漢文鑑	四十一卷	七冊缺
類編唐詩絕句	二卷	一冊全
博選唐七律詩	九卷	一冊缺
全唐詩選		二冊缺
選詩拾遺		三冊缺
古文類鈔	十二卷	八冊缺
古文會編	十二卷	六冊全
大家文選	二十二卷	八冊
文選增定	二十三卷	六冊缺
歷代文選	十四卷	十四冊全
四大家文選	四卷	四冊全
重編簪纓四六 抄本	五冊	一冊缺
考古彙編	一冊	一冊
續集	一冊 薛目作一冊疑誤	三冊
囘瀾文鑑 抄本	十卷	三冊缺
金石古文	三卷	一冊缺
明風雅		五冊缺
明詩選 抄本		一冊缺

明近體詩鈔	二十八卷	四冊缺
明蕭山詩選	六卷	一冊缺
苑詩類選 薛目作詩苑誤	三十卷	七冊
蓬莆集	一冊	一冊全
名家表選		一冊缺
王蔡青藍集	四卷	一冊缺
選詩	三卷	三冊全
絕句博選	五卷	二冊缺
尺牘聞見拔尤		二冊缺
名賢尺牘	十二卷	二冊缺
賴古堂尺牘	四卷	一冊全
郭氏聯珠集	二十一卷	四冊全
賦鈔箋略	十五卷	五冊缺
詩話總龜前後集	九十八卷	十冊缺
詩林廣記	二十卷	三冊缺
詩法源流	三卷	三冊全
吟窗雜錄	五十卷	八冊缺
升菴詩話	四卷	三冊缺
歸田詩話	三卷	一冊缺
蓉塘詩話	二十卷	四冊全
名家詩法	八卷	二冊
松石軒詩評	一冊	一冊全
詩學梯航 抄本	一本	一冊全
詩話		一冊
稼軒長短句	十二卷	三冊缺
淮海長短句	三卷	一冊
升菴長短句續集	三卷	一冊全
擬古樂府	二卷	一冊全
天愚山人詩集	八冊	八冊全
蟻術詞選	四卷	一冊缺
朝野新聲	九卷	三冊全
雍熙樂府	二十卷	十九冊缺
松夢寮詩稿		二冊
翠瀛閣詩詞稿		三冊
半巖廬遺詩		一冊
華石閣遺稿		二冊
近體詩鈔		四冊
箋註唐賢三體詩		一冊

Z
3109
.C486

東海樓藏書目錄	五册
今白華堂文集	三册
今白華堂詩集	五册
當歸草堂叢書	
鄭氏佚書	四册缺
古文文集	二册缺
名賢尺牘	二册
讀杜心解	一册缺
黄氏日抄	二册缺
唐宋名賢策論	五册
林伯謙唐詩	二册
文選纂註	三册缺
漢魏詩後	一册缺
漢文鑑	四册
筆記小說	一册
張荃翁貴耳集 抄本	一册殘
百家唐詩	一册
唐詩五言絕句精選	三册
選詩續編	二册全

六臣注文選	一册缺
精選古今四六會編	一册缺
劉坦齋詩集	一册缺
古樂府辨體	四册上
溪山聯句	二册
皇明詩鈔	二册
梁伯菴文選	五册
聯吟集	二册
策學輯略	二册缺
希聖倡和詩	一册
又講義	一册
西湖雜詠	一册
陶圭敬文集	五册
袁中郎集	六册缺
屠漸山集	二册全
屠漸山蘭暉堂集	三册全
御製詩初集	
陸宣公翰苑集	
玉穀集	二册缺

書名	冊數	書名	冊數
元詩體要	一冊缺	青谿漫稿	六冊全
臨江鄉人詩	八冊	芝園定集	三冊全
文甫田集行	三冊缺	揮麈錄	
潞公詩鈔 抄本	三冊	圓菴集	一冊缺
蕭山詩	一冊	自知堂集	九冊缺
王世貞詩稿	四冊全	洞庭漁人集	十四冊缺
紀古滇說集	一冊	張昇和唐詩	一冊
曾華山悼後	一冊	因知記	一冊缺
文端集	二冊缺	童槐過庭筆記	一冊全
文堂集	一冊缺	講學編	一冊全
絜齋集	八冊全	西軒效唐集	四冊全
樵雲詩集		允釐集	一冊
兩浙詩讀		茶夢菴封後詩詞稿	四冊全
南華合璧集		運甓齋文稿	四冊
華名窗遺稿 抄本	二冊	運甓齋贈言	四冊
居庸別編	一冊全	貽硯堂詩	一冊
李氏山房集	一冊	雙雲堂詩	八冊
潛川倡和集	一冊全	游仙詩	一冊
快錄 抄本	一冊全	詞賦	一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初版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甲種)

天一閣藏書考一冊實價銀大洋七角（寄費在外）

著作者　陳登原

出版者　南京乾河沿小陶園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發行者　南京乾河沿小陶園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代印者　南京美豐祥印書館

代售者　京滬各大書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